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主人

第二十卷 第十一期
印藏紀念專號

要目

印藏感言

論大藏經印行與中國文化復興

中華佛教叢書與藏經之關係

印藏與國運

印藏閱藏與宏藏

欣聞影印文藏經功德圓滿誌念

重印藏經告成贊

倡編言文對照藏經菁華

我與藏經的因緣

我與影印大藏經(專輯)

題字

外國人心目中的俱舍八年

中國禪學文獻記要

環島一週記遊

星雲 成一 廣慈 張清揚
張少齊 張若虛 張慈蓮

智光 明常 鍾伯毅
李炳南 李添春

曾普信

聖嚴

東初

張廷榮

念生

董正之

胡國偉

朱世龍

吳康

周祥光

南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印藏感言

東 初



歷時五個年頭，耗資新臺幣四百萬元，影印大藏經正續兩編共一千三百部的鉅製大業，終於在本年八月底，全部結束。際此回顧，欣慰無限，與感重重。

我人追隨政府，負笈來臺，當此國家離亂，人民危難，世界戰機四伏，人類厄運連綿，方興未艾之際，佛陀賜給我們的機緣，出版此一人類智慧的寶藏，佛教文化的庫，使之影印流通，廣布寰宇，絕非偶然的事實，乃為我佛教，國家，及至世界人類，和平康樂，中興光復，新氣象之吉兆。因我相信，僅憑藉極少數的人力物力，完成印藏大業，若非諸佛菩薩，護法龍天的加被，那是很少可能的成功。

已往，刊印藏經，或由政府主持，或由大施主負責。例如類伽藏，即為大富翁哈同主辦。這次的影印藏經，既未申請政府資助，也未向信眾募化分文，全以出版普通書籍的方式，仰諸大眾的預約來籌劃推動，這在中國佛教的文化史上，尚屬創舉，尤其能以臺灣區區之島嶼，完成此一事業，更堪稱為奇蹟。臺灣光復迄今，以臺幣四百萬元興辦佛教事業，固非沒有，但那都是依靠募化而來的寺廟建築。所以藏經之印行，實即奠下或開創了佛教文化新興事業的礎與大門。

回想發起影印藏經之初，教內大德，頗多不以為然，甚至有人責此議為「沒魂大膽」者所為，以本人論，沒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何以能獨力承當？即在教界，於此戰亂時期，對於印藏的贊助，亦非有普遍而高度興趣，多數人估計，不會成功的。但當時我們僅憑一點信心與熱誠，並沒有顧慮那麼多，因我們深信，佛法必有感應，我們既有此誠意願心流通法寶，當會有其感應，曾於佛前誓言：此次印藏大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一失敗，乃對佛法的考驗，如果成功，決非個人的光榮。藏經是佛教的法寶，凡我信佛的教友，都該熱心贊助，請藏與否，足可表明其信仰佛教的程度。我國同胞，大都信佛，以此堅信，印藏必成。於斯從發起，宣傳，預約，開印，都順利進行，從未發生不如意的事。所以深信，佛法終究是有感應的，正藏的預約數字，竟達八百部之多，續藏亦達五百部之數。預約請藏者之中，並非個個都有足夠的財富，許多清寒軍公教請藏戶，即使分期付款，每每也在捉襟見肘的情形下應付。這是值得感戴也值得感動的事。

我們特感欣慰的，這次大藏經的影印，是在響應「蔣總統「整理國故」」的號召，故其不唯佛教界熱烈響應，學術思想界著名的學人，如錢穆、張君勱、牟宗三、吳康、毛子水、徐復觀、蔣夢麟、蘇雪林以及各機關各大學等，也都紛紛

預約；不但國內，即於海外，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泰國、緬甸、印度、馬來亞、菲律賓等等，也都有了我們的大藏經。佛教的根本思想是絕對反唯物，「此世界性的反共鬥爭前援後繼之際，大藏經的影印，無異是給人類思想，加上了真理的武裝。因此，印藏大業，也是反共戰線上，成員行列的一環了。

以佛教文化館命名佛教的道場，在中國佛教史上尚屬初倡；這次影印藏經正續兩編的完成，則為中華佛教文化館所負文化使命的初倡。佛教乃是世界文化智慧最高的宗教，絕非一般僅重儀式崇拜的宗教，所可望其項背。以中國的佛教典籍來說，綜合印度傳來約總在兩萬卷以上。其中涵蓋了無窮的知識真理，所以在魏晉隋唐時代，凡為佛教寺院的所在地，便是文化傳播的中心點，第一流的學者，無一不到寺院聽經，參究佛法，多為當代高僧的弟子，接受寺院的栽培。這種情形，即在近代的西藏仍然盛行不墮。可惜晚唐以後，禪宗盛倡教外別傳，以致影響到文化風尚的衰落。當今的時代，已在要求佛教，返回文化發揚的面貌，這是我以中華佛教文化館命名的初衷。為使佛教道場的面貌得以重光，文化館籌建的時候，也即籌備藏經的影印。如今大藏經的正續兩編，雖已圓滿告成，文化館的責任，却還有待另一目標的邁進。現正計劃，續出一套「中華佛教叢書」，佛教典籍，卷帙浩繁，藏經版本，也各不同，各藏所收，錄與不錄，出入頗多，且有重述而未錄入各藏之中，僅為單行流通之者。「中華佛教叢書」的內容，以國人佛教著作而未錄於這次所印正續兩編中者為主，並側重於整理校正工作。將以正字精藏所收及其他單行本為藍本，目前雖有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發起影印正字精藏，但與本館計劃並無抵牾。「中華佛教叢書」不與所印正續藏重複，故其所收不計等於正字精藏全部，讀者可整部請購，更可以部份或單冊採選，可資收藏，可作參考，不受經濟力量的限制，却有選購佛典的方便。

再說這次影印藏經，難免有其不能盡如人意之處，但是我們能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代價，請得全部藏經，也當值得安慰。普通出版機構，若出一部大書，必有眾多部門的專人負責，以及龐大的宣傳費用，再加牟利為其目的，價格必然奇貴。至於我們，法師居士的環島宣傳，純出義務，藏經會實際工作人員，會初期尚有四三人，到後來僅剩了一二人，發行校核，全由張若虛居士負責，會計及函件來往，由高明雪居士擔任，每月所支薪金車馬費，不及千元，印行若大藏經，僅僅兩個專人，豈非奇蹟？

印藏大業業經完全結束，於此，我以無限誠意感謝佛陀及諸大菩薩龍天賜給我的加被，並此感謝海內外諸大善知識發起贊助印藏的盛意，尤以李子寬、陳成、林競、蔡念生、張清揚、張少齊等各位居士，經常與會協助印藏工作，備極辛勞，使我終身難忘其佛法熱忱。

論大藏經印行與中國文化復興

張廷榮



一、大藏印行和認購的熱忱

最近，自由中國佛教界，實際向社會的救世事業發展的，依我看，有六件大事，這就是：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正續編。慈航中學的正式開學。大專學生獎學金的盛舉。臺北太虛圖書館的成立。臺中慈光圖書館的成立。臺中慈光育幼院的設立。這六件大事，又可約為三項，就是佛教的救世，真在向三個最實切的方向發展了，即：（一）教育事業。（二）文化事業。（三）慈善事業。只就這六件事業來說，可以說都是新興的，也都是創立的。所以我認為自由中國的佛教是在蓬勃新生了。

現在我只就影印藏經的事，來加以敘述我個人的意見，自由中國臺灣北部的北投，創設一著名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該館是我敬佩的東初老法師所主持創建，該館成立，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籌辦「人生」雜誌，「人生」雜誌，是臺灣光復後最早發行的一個雜誌，無論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下，「人生」總是一直地苦撐着，雖然曾有一次因編輯的請辭，想暫停下來，但愛「人生」之海內讀者，堅請繼續出刊，終於一直繼續，時下臺灣出版的「人生」雜誌，和香港出版銷量的「人生」雜誌，這兩個「人生」，一個是重在佛家，一個是重在儒家，兩個「人生」，正如春蘭秋菊，各顯其美。這裡「人生」的長期出版，是東初老法師為教為法為文化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則是更卓越宏偉的佛教文化工作——大藏經的影印發行。大藏經的影印，是東初老法師主持，自民國四十四年八月開始影印正續兩編，到四十九年八月月底為止，歷時恰是整整的五年，現在已經全部完成，並於本年八月結束了印藏經的業務，這一印藏工作，所用的錢，是耗資新臺幣四百萬元。計完成大藏之正續兩編一萬三千餘卷。以四百萬元之鉅資，來宣揚佛教文化事業，這是近五十年來的創舉。這一文化事業，耗資如此其大，在開始印經前，是需要有大果魄的，沒有大果魄，這件事根本不能作，也不敢作。這件事決定作，而更出之以最大的耐心，因為人家訂藏經，這不是少數的款，所以訂戶也要用很大的決心來訂藏，要訂戶來訂藏，這是勸募的熱忱和耐煩，這勸募方法的週詳計劃，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總之，決定

印藏和完成印藏，這中間含攝了很多的艱苦，都能够克服諸多的艱難，終至於圓滿的完成，這是一件行菩薩道的工作。

在印藏工作完畢後，東初老法師，又決定另開創一偉大的佛教文化工作，就是編印「中華佛教叢書」。這是東初老法師，為使中華佛教文化館，能對中國文化，貢獻更多的力量，並對中華佛教的著作，擬即着手編印「中華佛教叢書」。這一叢書的取材，則是要將唐宋以來的諸多佛教名著，未有的收入現印藏經者，從而分類編印，它的目的是發揚中國文化，它的進行辦法：（一）以我國大德之著述，未編入已影印之藏經者，為取材對象。（二）以已字續藏等為主要藍本。

因此，我很虔誠的表示感謝大藏的印行，感謝認購大藏的諸大德和熱愛中國文化的學人。

二、印藏的六個影響

（一）印藏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中國文化，在時下憂痛之餘，已比以前在加深的反省了，而且反省者的人數，也在逐漸的加多，當此時也，各書店就力之所及，也陸續的分別的將中國的經史子集，不斷的發行了，而且一般的銷路，也不算壞，但這是分別印行的，零散購買的。而佛教大藏之印行，則是將全部的藏經，依次序的全部印行的，自大藏經全部出齊後，我們一走進大的圖書館我們一巡視，就可看到整齊的而較任何書為多的藏經排列在那裡，這大藏的本身，即顯一文化的莊嚴和偉大，我想，凡是要復興中國文化的志士，他必須要走進幾個大圖書館，去回溯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只要他認真的而又客觀的回溯，他必須會把握我國歷史文化思潮中之偉大處，要把握文化中之偉大，那麼，大藏之某些部份，必更是尋思的重要部份之一，只要他一經肯認尋思佛家思想之重點，那麼，走進甲圖書館，有整全壯麗的大藏，走進乙圖書館，有整全壯麗的大藏，這種尋索的方便，這種因尋索的方便而又看大藏的完整而生一佛家文化畢竟是如此之博大，如此之深澈，如此之整全，這是很自然的。以這種大藏的形迹莊嚴，進而透入閱

藏之精神莊嚴，然後從此一莊嚴之情中，得到復興中國文化之啓示，抓着復興中國文化之生機，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印藏是對中國文化的復興，總是有益的，並且會是從有形的無形的多方面契入的。

(二) 印藏對中國學人的影響

或者有人要說：唉！印藏另一個影響，你看，有許多不滿佛家的學者，到處可以有藏經看，可以來好好的批評佛家了。我是不同意這一看法的，我主張不理解不滿意佛家的人，可以有他們看藏經的機會，儘管他們看藏經的動機，初只是爲批評佛學而看，這也不妨，甚至他教的教徒，也不妨讓他先存一批批評的心去看，因爲佛經中許多深澈的學理，是不可變的，是不可破的，是無隙可指的，今若遇一些有成見的人，偏偏要用他浮淺的知解來攻擊這不可變不可破和無隙可指的諸多佛理，那只會對佛理愈辯愈明，我們不怕這些，因爲真金是不怕火來燒的，而真理也是不怕批評的。

另外尚有一些學人，他們初訂閱佛經，或只爲的他做學問的參考，原無真正的信仰，對佛教也無太多的好感，但世變滄桑，憂患不已，在宗教之信仰一定需要之時，他們又不得不重新思考，人類文化安身立命之宗教，中國文化與宗教，即身當下的生命，究往何處安頓去，在這些人事和時間的歷程中。還有一點，日本在大戰後，佛教在日本，呈現一新生蓬勃的氣象，日本有好幾個佛教大學，不但在他的國家負盛名，而且在國際上也佔有地位，在一部壯麗的大藏經存在家中，在人類和自己的民族，需要一個順自己文化理路的宗教，又如此日急，在東方的日本，佛教是這樣啓導了他們的靈魂，和加深了他們保持東方優良部份之生活氣氛，他們在綜覽深察之餘，再回頭看存着的壯麗之大藏經，也必會得着許多助益和精神上的疏導和對文化理念之大開大合。

(三) 影印大藏經對本省教徒的影響

因本省同胞，幾全爲佛教的信徒，惟因佛經的流通不廣，尤其是整全的藏經，更是很少流通了，因此教徒每感研經之不易得，尤感研究理想之經不易得，這是一件很苦的事，在完整的佛經經典缺乏之時，此時西方的宗教，亦特別用很多的方式來傳教，再加上日本神道教之影響，此時佛教界的悲心大德，他們不是用言說的宣傳，也不是賴組織的嚴格，而只是廣泛的請訂購一部大藏經，這部大藏經，表現佛教的精神和文化價值，這部大藏經，予教徒一個極牢固的基礎，因爲無論是宗教的比較，無論是哲學的比較，是沒有那一種典籍，堪

以比其豐富和完整的，我看好多訂購大藏經之大德長者們，他們爲大藏經新製的櫃架，爲大藏經櫃而新有的陳設，新穎，堂皇，豐富，大方，這都是一部大藏經在這一家戶，所體現的莊嚴，誰訂有大藏經，誰就具這一份莊嚴。

還有一個最偉大的受用，就是誰訂了而保存這部大藏經，這象徵着：(一)

(二) 中國文化最偉大的遺產之一。(三) 東方最偉大的文化之一。(四) 人類最偉大的宗教之一。(五) 一個順中國文化理路的確有之崇高宗教。(六) 一個我們自己的先祖先父的生命精神，所賴以安心託命的信仰之所在。(七) 一個我們自己文化復興之無量寶藏無量生機之所在，這均和我們同在。這是甚麼，這是一種偉大的遺產，這種遺產在虔誠之教徒家中，確是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這種偉大的遺產放在家中，確是一種心靈上的正氣，它至少可以發展一種孝德，後之子孫，則訓子孫之子孫曰：此是我祖我父在艱難中之珍寶，此珍寶我輩爲之保存，你們亦必須保存。是大藏經之深入民間，大藏經之普及社會，依我的了解，自古以來，從未有此項中華佛教文化館的推銷和勸訂的深遠。同時，藏經存在人的家中，也是一股宗教的大無畏之正氣，現在各種教互相勸人爲善，也各自宣傳自己的教的偉大，我想，其他的教徒來宣傳時，就指着家藏的這部大藏經他看一看，說這是佛經三藏，說這是順中國文化理路的宗教，說這是和中國文化幾千年水乳相融，並已成爲中國文化的宗教。說這是自己的先祖先父所證驗而實修過的宗教。凡此種種有力之保證，有力之言說，均是一部大藏經進入信徒中的人家之無量功能，老實說，訂印大藏經的人家(機關學校外)不一定是豐富的，就是因爲訂藏的付款，是一種極方便的分期付款，如不是分期付款，絕大多數是不能購買的。這里這一鄰的教徒，有一部大藏經，很多的教徒可以借閱了。

所以大藏經的影印，對本省佛教徒，是一個極大的鼓勵，也確是對文化復興植下一種生機。

(四) 影印大藏經對海外佛教徒的影響

自由中國是反抗俄的根據地，在文化方面，尤其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根據地，海外的同胞，一種最容易證實的，是這一部最大的藏經，居然從今日的自由中國發行，這證明它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根據地，是一點也不錯的，因爲自由中國的文化傳播者，畢竟有這樣的大果魄，畢竟有這樣的大計劃，居然印出新的藏經，流傳到海外了，這是中國文化之光，這是佛教文化之光，在危難之

中，依然獨自奮發於天地之間的明證。況且，一部完整的大藏經，分佈到海外每一角落，更是佛教精神與文化，即在某一角落求其發展之一重點，因經在何處，即法在何處，法在何處，即覺醒斯民之覺音，在何處也。

(五) 影印大藏經對社會及學校的影響

大藏經在學校的功能是大專學校圖書館，多已訂有藏經，以前臺北的大學生，在上哲學課時或在哲學系的同學，老師總是介紹他們到圖書館裡去翻閱佛典，現在自由中國各大專圖書館，多已有了新的佛經，而且中國佛教會國際文教委員會設有專學生獎學金，各大專同學，自動研究佛教的情形，也日漸增多，那麼，這學校圖書館新購的大藏經，他們正可很便利的利用了。至於在社會的影響，因省市立的圖書館和中央圖書館，這是供社會大眾研究學問的。而且臺北成立有太虛圖書館，臺中成立有慈光圖書館，這更是佛教的圖書館，而且是以大藏經為主的，現在只要是想研佛學的人，無論是學校的學生，無論是社會的平民，均因大藏經的廣為影印流傳，大家都可不費一錢的來讀藏經了。

(六) 影印大藏經對佛教本身的影響

大藏經的影印，與其說發生上述五種的影響，還不如說對佛教本身的影響，應該特別的重要，因為佛教徒，要求一部完整的佛經來讀，是多麼的不容易，唐之玄奘大師，其所以冒生命的危險，歷經千山萬水，去到西域者，就是為了要求一部完整的佛經來研讀，他自己既得到了較完整的佛經，他又希望有志之士，都能很清楚的讀到佛經，於是他為取經而去留學，他又為弘法而大量的譯經，我們今天，不費一文，垂手可得一部完整的大藏經來讀，我們應該將玄奘那種求法勞苦犧牲的精神，用之於研究佛經，修證佛理，實踐佛行，新的大藏經影印，於廣大的讀者以便利，這還不是消極的，最主要的，是希望佛教徒中的卓越之士，再出幾位新的玄奘，他們不是再去求法，而是本於玄奘求法的精神，來抱著大藏經，而研教，而傳教，而興教。我常想，玄奘一生為的是取經和譯經，然而他取經譯經之餘，終於開出了中國佛教的唯識新宗，新的玄奘再出，則是將求法的精神，移作為開宗創新的精神，假使我們教徒中有十數人或六七人或三五人或甚至一二，具一壁立萬仞之精神，抱著影印之新的大藏經，埋頭五年，五年不成，以至十年，探幽而至於歸極，把握契機之一法，然後會通百家融貫萬法，涵攝東西，開出一拯救時代之新文化理路，生發一拯救時代之新宗教活力，如只出三五人，甚至只出一二人，予整個人類，整個文化以

大提撕，以大安頓，那麼，這新的宗教活力，由大藏中開出，這更顯出新影印之大藏一積極之功能了，清之楊仁山居士具佛經刻印之悲願，果因佛經之流通較廣，而清末民初，佛教中即有傑出之人才出，佛法佛學即因而作廣大之傳播，甚至又影響整個之中國文化，因當時多儒家學人，都是先以佛學為之充拓，為之體系的。

以上是約略的指出影印大藏經的六個影響，祖國人類，都在憂患中，我們的根本領導和根本解說，必然是要找出人類最豐富的生命活泉之所在，無疑的，大藏經的影印，將是一種很好的啓導，也是一種很廣大的啓導。

三、今後大藏印行的四個建議

這一次大藏經是印行完成了，為求此一大藏經的閱讀，更能方便起見：或更能引起讀藏的興趣起見，我特提出四個意見。這四個意見，在藏經裡，有的也等於已經作過了，比如某一卷經或論，在一卷的開首，先就列一張全經大意表，使讀者打開這一卷經，就一目了然，但這畢竟是少數，而且是不一致的，我們為了更能眉目清楚起見，更能索引起見，更能作為紀念起見，所以我提出以下的四個建議，也是四個意見，或者供以後再影印藏經的一個參考。

(一) 編印大藏書目提要

所有的大藏，依我的看法，最好今後再印藏之時，或在未印藏之前，先做一部工夫，即將大藏經的全書，分別次序，每卷依其主要內容，編為書目提要，提要一篇最少一百字，最多五百字，務求簡明扼要，其中主要應提之點以為：(一)經書之作者譯者姓名及其年代。(二)經書之主要內容為何。(三)全經的卷數和字的約數。(四)與此經書有關的註釋和著作。一部經論能夠將以上幾點，有一條約的敘述，排列在該經書之首頁，此在打開經論，即可一目了然，此是幫助研究的一種極大的方便，也是引起讀大藏一種入門之入門。

(二) 編寫作者小傳

每一部經論，除專編一書目提要外，最好各另編一作者小傳，此可以觀察此經論完成之時代背景，寫作者小傳最可注意的有下列三點：(一)作者之出身及學行成就。(二)作者作成此著之時期及其因緣。(三)作者另外之著作概述。除上述三種外，再關於作者成就之特勝處，從前之書目提要，可以看經論之大旨，從作者小傳，可以看作者之行誼，並從而可再廣探深索，較為容易。

老實說，浩浩三藏，青年人除少數特殊根器者外，大多數多為世間知能之學已够忙，要他閱讀，談何容易，中年人老年人有閱讀之理解力，但藏經之字較小，分章分卷之條理未能一致，故目力時間，亦常有所限，每有望經而歎之感，所以這兩部工夫，最低限度，可以方便讀者，並節省讀者許多的時間。

(三) 編寫十宗書類

唐宋以後，研究佛教的，總是隨着隋唐時代所開出的十宗去用功，用功的人，總想就某一宗之有關經論，能够隨手翻得，因此，我以為最好寫一種十宗書類，印成單行本，隨大藏經存在一起，這一種十宗書類，即敘述十宗的始末，尤其要將那一宗有關的書，在大藏經中為那一類那一部，記得非常明白，這樣，要研究某一宗派的書，只先看這一類書，就可知某宗之某經在某一類第幾冊，某論在第幾冊，某傳在第幾冊，就這種類書索尋研究起來更便利，因為中國人研究佛經，其大關鍵，還是根據十宗通觀，或從十宗中之某一宗，一門深入的。

(四) 編印這次影印大藏經之緣起及始末

將勸訂大藏經之大德，勸訂大藏經的辦法，勸訂的方式，前後合計勸訂的時間，勸訂了些甚麼地區，在自由中國如何勸訂，在海外如何勸訂，尤其其分期付款的勸訂辦法，訂購戶多是些甚麼人，我們要從地域看大藏經的訂購，要從學術文化看大藏經的訂購，要從佛教的信仰看大藏經的訂購，因此，我以為大藏經的影印始末，大藏經訂購戶通訊實錄，也應該彙編成冊，分發各訂購戶隨藏經保存，因為這可以紀念此一文化工作的具體意義，亦可將此一勸購精神，隨藏經而永遠流傳，作為以後宏法之借鏡。（編者按：這次印藏之後，已由蔡念生居士編訂「影印大藏經紀略」一冊，隨藏經發送各訂購戶，並備有單行）。

四、結 論

因為大藏經的影印，我自己訂購不起，但我是常有大藏經閱讀的，我承性如法師借我有關唯識的藏經，我又承淨心明本法師借我禪宗的藏經，我可以很輕易很方便的讀到藏經，假使沒有這一次的影印，藏經只有幾種孤本珍存，我相信，那是決不可能輕易讀到藏經的，近代因為文化的問題，成了一切的根本，因此，復興文化，開出人類之新文化，亦成了一很親切的問題，文化的開新

，我們要注意他的幾個大前提：

第一、一種文化，他不能憑空降下，他必須是從人類的既有文化中順時代的因緣來開出。

第二、新文化的開出，他又不是出生於貧弱，而必須從既有的豐富文化中來開出，它所憑依的愈豐富，那它所從而開出的新文化，必愈充實。

第三、新文化的開出，其底裡精神，必須是具有或富有宗教精神的，沒有這一高貴精神，必產生不出糾正此一時代大災大患的充足活力，這一點，我在今日佛教本年十一月號引西方名史學家陶尹皮氏之言，詳細論列了。

第四、新文化的開出，必須逗契此一時代之機，即人道之文化，人道之宗教，人道之理想，新文化開出之真正憑依，亦必是一文化的真能大攝，真能大攝，才能大開大合。

第五、新文化的開出，順着時代的新理想，它必須有開有思有修之學問具體理路，它必須是一學術的，同時此學術接通精神之活泉。因全憑啓示是不够的。

第六、新文化的開出，必須是一批志士，手裡抱着有既有的豐富之文化，並同時能將此一既有之文化遺產，由文化復興志士之研究與性情悲願，以之觀察到這個時代，關懷到這個時代，再深入到這個時代，然後從而拯救這個時代，由拯救這個時代所用的最契機最適切最有益最具有糾正時代病痛之力的思想，行為和精神，這就是人類之新文化之開出，新文化決不遠離吾人。

根據以上六點，偉大之佛教三藏經典，經此次影印之廣大發行傳揚，它是人類既有的一種偉大之文化，它是一種最豐富之文化，正所謂浩浩三藏，不可窮極。它的文化內涵，是人類偉大之宗教，亦是人類偉大之哲學，更是人類偉大之道德。它的文化精神，是一人道精神的，它是人道精神最豐富之一種大攝。它的文化，是一可學問的，更是一極切實謹嚴的人類成就智慧之學問。它經過此次影印，凡真正有志之士，要看看都能看到，都可研究，都歡迎研究。本於此，大藏經之新發行，無論如何，是提供了人類新文化開出的一條康莊之路。無論如何，是植下了人類新文化開出之機。

中華佛教叢書與藏經之關係

——一名印行中華佛教叢書之展望——

印行中華佛教叢書，是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蓄願已久的事。因為影印大藏經尚未完成，未能展開工作。可是陸續印出的，已有中華佛教美術、教乘法數、翻譯名義集、釋迦如來成道事蹟等等。最近大藏經出足百冊，八月廿八日，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舉行圓滿會議，委員會即日結束。未了事件，由文化館繼續辦理，並用全力，印行中華佛教叢書。這是中華佛教文化館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一個轉捩點，也是一個劃期發展。

有人問，印行大藏經的工作，既已全部告竣，佛教典籍，已是完備無缺，為什麼還要印行中華佛教叢書呢？這就需要對於大藏經的內容，稍加解說。我們影印這一部藏經，日本名為大正新修大藏經。雖然在歷代藏經裏，所收經書最多，但還不是應有盡有，我們再由藏經的最初編印說起，由宋太祖開寶四年，依據開元釋教錄印藏以後，除元代增加若干密教經典外，歷代續藏都沒有多大

增減。而佛教大德的著作，則層出不窮。所以藏經的內容，成為詳於古而略於今。明代編徑山藏，有鑒及此，除正藏全依北藏外，接續續藏及又續藏，收經書四百三十七部，都是歷代正藏所未收的。可是清代的龍藏，仍據明代北藏而稍有增減，對於徑山兩續的經書，並未加以考慮。高麗日本各藏，仿自中土，高麗再雕藏及日本縮刻藏稍有增加，但不是據徑山兩續而增加。日本黃蘗及咒字藏，都仿明代北藏，而咒字續藏，則收了中國徑山兩續，高麗續藏，日本縮刻各一部份加以日本的藏外經書共達一千六百五十九部。都是中國人譯著。中國古代藏經，多由奉旨編著，若有新入藏的經書，必須經過核准。民間私刻，大體以官本為準，也不敢多所變更。只有徑山兩續，是破天荒的舉動。但不編入正藏，而名續藏，也是尊重官本，不敢擅增的意思。至日本咒字續藏，則由古代的求精改為求備，例如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及疑偽經書的編入，在求精的

佛教通常有四句類似標語的偈子：
邦基鞏固 治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越致亂，佛法越昌盛；而撥亂反治的極運，就肇端於崇信正法，人心向善的機緣。

這四句偈說明佛教與國家的關係，認為一國的長治久安，要以佛法的昌隆為條件的。

印藏與國運

之正董

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從東漢正法傳華，佛教的慈悲精神與儒家的仁愛精神，水乳交融，輔翼興道；若李唐時強政覺民的功績，南北朝勝殘去殺的史實；蒙藏內向，因受佛教影響；奸谷飲跡，以畏因

果報應；同時，把中華民族鼓鑄成愛好和平，襟懷寬大，毅力堅強的偉大民族，這不能不歸功於儒佛文化合流的結果。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兩項定理：

- 一、佛法的昌隆與國家的盛衰成正比例，邦家郅治，佛法弘興；佛法式微，國勢危難。
- 二、佛法的昌隆與國家的治亂成反比例，社會

四九年光復節

在道世界殺機四伏，大陸父老深陷火水，千百部的如來法身舍利的大藏經，必將大放光明，照耀寰宇，做苦海之舟航，黑暗之燈塔，滌除妖氛，淨化世界！

以上所舉藏外佛書，頗值得編成一部續藏，但是這裏有四個問題，第一是尋到這些書的底本，需要許多時間，許多財力。第二是分門別類的編成一部續藏，需要許多時間，許多人力。第三是大正藏已有日本人著作的續藏，我們再編一部華人著作的續藏，一正兩續，未為不可。但是總不如自編全部藏經，較為合理。在影印大正藏之前夕，大家會考慮這個問題，認為茲事體大，未可輕談，所以決定

影印現成經藏。現在若編續藏，還是敘事體大，未可輕談，若論未可輕談的原因，除了前兩項所舉財力人力外，關於體例問題，大正藏日人著作的續編，完全根據正藏的門類，我們若編一部華人著作的續編，似乎也應該根據正藏的門類，方能相稱。而我們對於正藏的門類，曾有若干的異議。已圓寂的慈航法師，主張不用舊有門類，改按宗派分為華嚴藏書，法相藏書等等，乃是一個革新的辦法（見印藏紀略）。但是詳細分起來，必有無可隸屬的經書。我另有一個方案，是屬人主義，把每人的譯著，收在一起，如鳩摩羅什大師全書，玄奘大師全書等等，這也是一個革新的辦法。但是數人共著的，如一人作疏，另一人作鈔，究應屬之何人呢？慈航法師的主張是依法分類，我的意見是依人分類，這都需要詳細討論，而且更需要正續一律，單作續藏是不成功的。第四是即或我們不論上述種種困難，勉強編成一部續藏。不但何時編成，沒有把握。而編成之後，定價流通，因為種種開支，較之影印正續藏，勢必增價。請藏的人，對於影印正續藏的擔負，已有感覺吃力的，或者不願再請這部續藏，這也是成問題的。

由於上述四項原因，所以不編續藏而印行中華佛教叢書，可以名為活編的續藏。活編這兩個字，仿照活頁文選，是我的杜撰名詞。所謂活編，有一部印一部，免去搜齊版本與依次排列的費時費事，購請的人，願意依法分類或依人分類或另有編排方法，都可隨意。這裏有五點應該注意：

- 一、凡大正藏所未收及現在各方面所未印行而有流通價值的佛書，均宜陸續印行。
- 二、所印佛書，以影印為原則，排印輔之。務須力求善本，如有校訂之處，應注明原委及負責人名。
- 三、所印佛書，對原有序跋題簽，功德芳名，一律照印，以不埋沒前人尊重經典及施資刊印之美意。
- 四、十方大德，志在宏法可提供善本，商洽照印，印出後歸還原本，並以本書數部為酬。
- 五、所印佛書至相當數量時，應與市面現在流通之佛書，合編為有統系之目錄，以便購請與研究。

以上五點，或者是印行中華佛教叢書的粗淺原則。朱鏡宙居士曾說，他到臺灣時，曾購買一部普通佛書，價值非常之貴。賣書的人說，因為這是最後一部。將來不能再印了。朱居士非常感歎，因此設立臺灣印經處，現在已有相當成績。我以為佛書流通到最後一冊，還能高價出售，這是佛法的光榮。但是聽其加價居奇，而不能普遍印行，乃是佛教徒的恥辱。現在這種情形，不止臺灣

一地為然。從前楊仁山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最初只是零星刻印，最後與各地刻經處所出經典合併起來，竟備具龍藏全部而稱為百衲本，乃是中華佛教叢書所應效法的。

我在寫完這稿以後，附帶述說一點題外的意見：當影印大藏經發行時，澎湖所請一部，內有某冊，因輪船失事，無法補充。在臺島宣傳影印續藏時，曾提出這個問題，也未有妥善辦法。（見印藏紀略）這事雖與我無干，而我對於他們的法寶殘缺，心裏永久想着一件事。現在報告一個消息，日本重印這部藏經，有殘缺的，可以零本補請。我希望澎湖的藏經主人，速與日本印藏機構接洽！

印藏閱藏與宏藏

胡國偉

影印大藏經是一種繁重的工作，印藏以廣延佛慧命，是一種無量的功德。中華佛教文化館諸大德，費五年的時光，影印大藏經正續兩編，順利達成任務，完成這一歷史性的神聖使命，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是值得大衆贊揚的。

藏經的傳播，愈廣愈好，在影印大藏之前，臺灣各寺院，存儲藏經者無多。我記得慈航老法師住世時，在民國四十一年間，輾轉託人從日本請回一部大正藏，約費美金五百餘元。就臺灣來說，印藏是一種迫切的需要。當大正藏全部到達山門時，慈老率徒眾先在靜修院舉行念佛迎藏儀式，然後奉請上山，供養於彌勒內院。其時我住在靜修院含笑山房，對請藏迎藏供養，留下一個甚深的印象。『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所以請藏迎藏供養，也就等同請佛迎佛供佛。

不過，單是供藏，沒大用處，必須閱藏，才可以見佛。所謂見佛，就是悟道，證佛法身，得菩提果，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悟道是自己功行到家，自己受用。依大乘實義，應以無所得上上智，把藏經玄理微旨，宏揚出去，開悟衆生，渡濟有情，這樣才是大菩薩的學處和行處。藏經是佛法所在，宏藏就是宏法。閱藏可獲功德，但是有量，必須宏藏，乃得圓滿。

閱藏與宏藏，我都是有心無力，有願難償。茲值「人生」出特刊，以紀念印藏功德、愛書所感，就正同道；期望大發心人，大行願者，實行閱藏宏藏，以配合印藏工作，共荷如來家業。

欣聞影印大藏經功德圓滿誌念

朱世龍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正續兩編，共一百大冊，一萬三千餘卷，歷時五載，至今年八月底工作圓滿完成，弘通法寶，功德無量，謹作此文，以申紀念。

大藏經者，乃真如文化生命之所寄託也。真如文化，其精粹義理，釋迦牟尼佛由其大覺性海中，如流出；實脫苦之寶筏，為度生之靈文。佛於因地中，發大菩提心，來此娑婆世界八千返，悲願宏深，度化無盡。（參看梵網經菩薩戒本）。佛於其因地八千返中，為着躬行證道，曾誓願捨身千次，慈悲勇猛，精進無倫。（參看菩薩捨身餓餓虎經）。華嚴經華藏世界品有云：「此華嚴莊嚴世界海，是毘盧遮那如來（即釋迦牟尼佛之法身），往昔於世界海微塵數劫，修菩薩行時，一一劫中，親返世界海微塵數佛，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大願之所嚴淨」。故普賢菩薩頌云：「世尊往昔於諸有，微塵佛所修淨業，故獲種種寶光明。華嚴莊嚴世界海，廣大悲雲徧一切，捨身無量等塵刹」。吾人所居之娑婆世界，在華嚴世界海之第十三層，佛於修菩薩乘時，為此世界眾生，捨頭目髓腦身肉手足，發願求無上菩提，心不退轉。迨至功德圓滿，示現於此世間，為太子身，出家坐於菩提樹下，將證道果。魔王波旬，率八十億眾，前來挑戰，欲加害於佛，而告佛言，悉達太子，汝可起去，若不去者，我執汝足，擲之海外。佛告波旬，我觀一切世間，無能執我海外者。汝於前世，曾作寺主，受一日八戒，布施支佛一鉢之食。故生第六欲天，為大魔王。而我於阿僧祇劫，廣修功德，供養無量諸佛，汝安能害我。波旬謂太子，汝之所言，有何證據？佛指地言，此地證我。說是語已，大地震動，無量地神，從地涌出，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為作證，如佛所說，真實不虛。（詳載維寶藏經）。是可見真如文化，乃佛踐德修慈覺行圓滿證道之結晶，此種證道精神，歷劫考驗，真實不虛。佛由性海流行之佛法，金口所宣，其語言文字雖同於世間，而其價值，則超出尋常萬萬，決不可以普通語文等閑視之。凡佛經所在之處，應以香花圍繞而禮敬之也。

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妙法蓮華經方便品有云：「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佛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方便力，而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令聞法眾生，究竟皆得一切種智，以證入佛之知見。佛說法時，諸大弟子，諸大菩薩，天龍八部，齊集聞法。故凡佛法之流通，實為此諸大弟子，諸大菩薩，天龍八部，所共鑒，共證，共維，共護者也。

佛法之來我國，始於東漢明帝，帝於永平八年遣蔡愔等使西域，愔偕高僧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而來，舍於鴻臚寺，遂取寺為名，創置白馬寺以禮遇之。至南北朝，後秦姚興，迎西竺高僧鳩摩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使主持譯經，當時我國賢哲參與者亦眾，由其所譯經論，三百九十餘卷。羅什師於臨終前，曾發誓言，若其所譯經典無誤，則火化時其舌不爛，果然。由此，更奠定我國人士堅信佛經譯本之基礎。至唐代，我國高僧玄奘大師，證道心切，發心西往，歷盡艱險，至摩揭陀國，入那爛陀寺，以戒賢法師為師，學瑜珈論等，研鑽梵籍。貞觀十八年歸國，以所獲梵本六百五十七部獻於朝。太宗命於弘福寺翻譯群經，共譯經論七十五部，都千有三百餘卷。經此兩次大規模之翻譯，佛經在我國流通日盛。

至大藏經之編輯，則始於梁武帝。據隋書經籍誌記，梁武帝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此佛經有藏之始。唐開元間，沙門智昇著開元釋經目錄二十卷，列五千四十八卷。其後宋元明清，公私刻板甚多。北宋有蜀版五千四十八卷，福州東禪寺版六千四百三十四卷，思溪版五千九百十八卷。南宋理宗紹定年間，蘇州磧砂延聖院所刊藏經，世稱磧砂藏，都凡六千三百餘卷。（近代尚有孤本，藏於西安省立圖書館，大陸陷匪後，不知何如）。元有杭州版六千零十一卷。明有南藏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北藏六千三百六十一卷，武林版六千七百七十一卷。清有雍正刻龍藏七千餘卷，乾隆間有續藏。近世有類加藏，係類加精舍主人哈同氏，據日本弘教書院本，並以龍藏續藏，凡八千四百十六卷。以上諸版本，多因年代久遠而亡佚；即近代者，亦以大陸陷匪，無法獲得。中華佛教文化館據日本大正藏，加以影印，計正

重印藏經告成贊

吳康

佛教傳入中國已二千年，東漢晚季，譯經之業開始，操觚累葉，迄於有唐，所譯經論，積逾萬卷，（今大正藏，已入刻九千零六卷）。靡論諸宗教理深微，自季漢迄有唐六七百年間，於國人心智才品中，浸潤沖融，造成一思想界之蓮臺慧海，即茲萬卷譯文，恢宏曼衍，以萬千之新穎語彙，投入於奧博宏麗之中國經籍之中，使此土文學內容，獲無數充實活潑之新資料。從而佛學教義，遂成爲中國全體文化之一主要成分。維昔大德，譯者殷繁，慧文海瀾，盡入刊錄。藏經罔羅衆典，別門分部，流傳鐫刻，及於東瀛。臺灣爲復興基地，十載以還，象教大昌。廼有大德開士，以爲說法宗門，有賴經論，遂發悲願，重刊藏經，使三乘諸文，普流四海。余以闇昧，思聞法喜，冀隨正覺，有所研習，藉三學之奧義，啓頑鈍於二增，庶以白衣，亦開道行。惟是現代講學，注重批評，比較觀摩，方窺真實，此則歲月有待，請益方來。茲喜藏經重印告成，竊先附鄙言，以贊功德，桑門高士，或不以外學見擯云。

中華佛教文化館近影印大正續全藏告成，人生雜誌社擬出印藏紀念專號。以余亦爲當日訂戶之一，來函索稿，匆草此文以應：未盡所欲言也。

四十九年十一月六日

藏五十五冊，續藏三十冊，圖像十二冊，目錄三冊，共一百大冊。正藏，影印八百部，臺灣一地預約即達六百餘部，而流傳海外者，亦近百部。大正藏，日本原版，因二次大戰已毀，經我國此次影印，廣爲流通，眞如法雨之寶泉，拓世界文化之新運，其影響，豈淺鮮哉！

吾人就文化心靈來觀世界文化，可得三大支，而各展現其所長：

①西方認識心之文化精神 由認識心外用，着於對象，以展出分別思辨之智，成就分科發展平流並進之科學知識；更向外向上超越，則蔚爲各派各家之哲學。至其宗教文化，與科哲知識，多相對而不能相融；惟其用心，亦同屬外在超越之型。

②儒家道德之文化精神 由道德心內省，實現良知之自覺，本諸良知天性之理，以接通宇宙精神之大原，而證悟天人合一——即天道人道融會無間而歸於一本。由此一本之道，展開客觀社會，以成就德化體運及利用厚生之務。

③佛家眞如心之文化精神 由眞如心自覺，展現同體大悲與空性大智，悲智融運，德慧雙修，冥契法源，觀照萬法緣生，空有一際，眞俗不二，以證悟一眞法界，理事無碍，事事無碍，肯定世界萬事萬物，互緣互成，交光輝映，重重無盡。

時至今日，此三大支文化，必須由心靈本源上，溝通融會，以產生一世界型之新文化，俾引導人類，遠離貪嗔癡之妄想，出於相仇相斫水深火熱之中，而歸於大自由大平等大和諧大安樂之境地。至其溝通之道，固說不能盡，惟要而言之，則在於：窮西方分別心之智，以顯德性，復深植德本，回向法界，以歸於正覺而已。

溝通之實，世界有志之士，須共任之。惟就傳統精神而言，中國學人之智慧，堪適於此，尤宜多負開轉之任。蓋中國文化心靈，潤澤於道德文化者垂三千餘年，潤澤於眞如文化交融之下者，達二千年。世運宏開，西方文化之來我國者，亦近三百年。此三大支文化，道德文化之經典，自昔普遍流傳於民間；西方文化之冊籍，亦盛行於書舍；惟有眞如文化之大藏經，在過去或保管於政府，或深藏於古刹，民間極難窺見。今得影印大藏經深廣流傳於海內外，法寶之光，朗然普照，對於文化上返本開新溝通融會之機運，其裨益之大，豈言語所能盡耶！

編者按：本文曾在四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香港出版的「人生」第二三九期發表，唯因其立場不同，未能將全文刊出，刪節頗多，然其確爲宗教理念之點出處——文之第二三兩段，故此本刊樂予刊出全文。以便讀者窺其全豹。

倡編

言文
對照

藏經菁華

周祥光

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上人倡導影印大藏經正續兩編，歷五載時光，數十人辛勤工作，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朝野人士趨驚洋教的寶島現狀下，果然圓滿結束，使此一中華民族光榮遺產，繼續流傳發揚光大，實在值得我們佛教徒慶祝！實在使我們黃帝子孫自負驕傲，筆者寄旅印度，萬里迢迢，未能向印藏會大德們祝賀，歉疚未已也！

藏經正續兩編既已印就，筆者今有所獻議者，即印藏會諸公，應再負責編輯一部「言文對照藏經菁華」，流傳於世，則對佛法宏揚，其功更大；在言文對照藏經菁華編印後，我們再可籌印中英對照藏經菁華，中法對照藏經菁華，以及中德（文）對照藏經菁華，在未講述言文對照藏經菁華之重要性與急切性前，我先述一段我學習佛法經過的故事如下：

憶二十年前，我步出大學之門，因感自己學識有限，不足以當大事，雖在內政部禮俗司充一名委任一級主任科員，乃毅然辭却，考取張君勛先生在大理所辦之「民族文化書院」社會科學系肄業，當時該院董事長為故陳布雷先生，張先生自任院長，社會科學系主任則由前外交兼司法行政部長故羅文幹先生擔任，當時確使一般青年嚮往，來自南洋戰區者殊多。我當時因好奇心動，要看看佛學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於是選修了佛學，隨龔雲白教授學習，龔為楊仁山居士入室弟子，對於華嚴獨有研究，我們選修佛學的同學連我在內，一共有五位，如周通旦中央政校畢業，後隨梁漱溟熊十力諸師習儒學，蕭中且曾一度出任軍委會撫恤委員會秘書，姚積光曾在抗戰勝利後被選為四川省參議會議員，還有一位蘇登輝現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組長，除蘇

外餘皆音訊杳然，生死莫卜。我們開始選修佛學時第一學期我們讀「百法名門論」每星期五小時，我們實在覺得茫無頭緒，苦燥乏味，不過大家硬著頭皮去幹。第一學期過後，我們才開始讀唯識三十頌，因明，中論，華嚴，以及禪師語錄等，那時我對佛學略感興趣，乃在課暇再讀點論及宗鏡錄等，同時，我與太虛大師亦發生師生關係，使我學習社會科學之興趣，逐漸移向佛學方面，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大轉捩點。不過我覺得學佛法並非一件易事，不但自己聰明才力須充足，同時還要有耐心去學，否則不易讀通佛學，當然，若干學佛的人們會說，我們要向空寫經，破塵出卷，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何必要向故紙堆中討生活？不過在「得魚須筌，見月藉指」的意義上，經教自然發揮了偉大

印藏會大業圓滿誌慶

印持善惡種不壞

藏在八識心田中

紀其造因和感果

念！好與佛祖同

焦山智光題

之啓示作用。信、解、行、證、的四步功夫中，信解必須從經教着手。宏揚大法，亦須藉經教開始。今日的世界，已從農業進到工業社會，自電腦時代進到原子時代，一切事業在講效率，講快速，何況政治制度由資本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我們人要做工，要盡職，同時在當今社會，我們的生活方式亦受了政制之限制，不像昔日做了和尚，就可隱居山林長享清福，所以在這社會中，一個人除了解，佛學的名辭術語，更非時人所能通曉。我自信並非下愚之人，但我學習百法明門論一書，就化去四個月之時光，他人可知。

大藏經是中華民族的光榮遺產，亦是亞洲民族共同的精神遺產。不過，這個遺產太多，教義太深，字句太難，論題太廣，事蹟太繁，使一般人無法閱讀藏經。因此，我希望中華佛教文化館及印藏會大德善信，來編一部「言文對照藏經菁華」，最好以三十萬字為度，至多不可超過五十萬字，以此作為藏經之核心教義，換言之，常人因此藏經菁華，即可推知藏經之全部內容所在。將來如人材經濟，時間許可，再譯成外文，目前俄國人已將「法句經」譯為俄文。我們的心靈已自唯物走向唯心，宗教必為我所膜拜無礙。耶穌教以一部簡單聖經，傳佈世界，由此可知在普及佛法宏揚聖教方面而言，「下里巴人」並不遜於「陽春白雪」呵！至於「言文對照藏經菁華」如何選編？內容如何？材料如何分配？在臺灣佛教大德甚多，自可定出一套週詳辦法，毋庸我在此喋喋。唯筆者僅得一得之愚，希諸大德裁定為幸。十月卅日寄自印度阿拉哈巴大學漢文系

我與藏經的因緣

南亭

聖嚴法師：你編人生，第一次向我要稿，而且指定是印藏經的紀念專刊。我不甚會寫文章。假如在藏經上着眼，而要寫有關藏經的版本，內容的組織，去取，印刷史等等，那些傷腦筋的東西，我寫不出來。爲了你的面子，選擇了現在的題目，想到什麼寫什麼，你如以爲不合體裁，你退還給我，我決不生氣。我心裏攔不住一件事，限期雖然悠遠，我寫了，完結一次心事。

南亭 十月 十六日

民國十三年秋天，江蘇常州清涼學院成立，

中國佛教總會會長靜波老和尚任院長，應慈老法師任座主講大座經。我剛從安慶佛教學校畢業出來，由親教師常惺老人的引薦，得任該院的佛學助教，兼聽應老法師講大座經。由四十二章而起信論，楞嚴，法華，楞伽，華嚴諸經，三五年間得益不少。

大約是在三十四年之間吧，靜波老和尚從上海運回來四大箱續藏經，交給我和監學師孝光，開箱，整理，編號，入廚。我們將四隻箱子打開，它是五冊一包，包裝牢固，封誌都甚清楚。我們只要一包一包的拆開，夾上木板，將包裝紙上甲乙套數剪下夾在書根上，使堆集廚中，一望而知它的套數就成。雖然，也爲它忙了好幾天。

因此，我知道續藏經的次序是正編九十五套。副編甲字二十三套。乙字三十二套。總共是一百五十套，每套五冊。計七百五十冊。

續收進去的佛經甚少，密宗的密咒，諸家章疏禪宗語錄都特別多。且多爲龍藏類加藏，所未收去。藏之名，確能名字其實。我因上課，聽經，坐香，一天所餘的工夫很少，藏經雖安放在我的房間對面，我所看得最仔細的是，道濟禪師贈佛師的語錄。因彼時「醉菩提」已搬上了銀幕，我爲了證明該書的真實性，所以不惜一看再看，而全書的精華在道濟禪師的臨終一偈。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短短二十四字，寫盡了道濟禪師的一生，也包容了真俗

二諦。性天流露，字字珠璣，不客入不五體投地。

民國十六七年間，靜波老和尚在上海新開路趙花園，建上海清涼寺成，清涼學院移上海，改名華嚴學院。續藏經亦由我負責包裝運往上海。應慈老法師擬講八十華嚴，而先講華嚴懸談於此。弘一法師，蔣竹莊居士皆曾參加聽講過。後因賓主意見不和，未及一年即行解散。在講華嚴懸談期間，不知道什麼機會，讓我去哈同花園遊覽了一次。在哈同花園某一角的大房子裏，堆集如山的類加藏，蛛網塵封，紊亂狼籍。而標價須每部三百銀元，我的天，惟有向它瞪瞪眼睛，懷着慨歎無已的心情以去。

民國二十年的秋天，蘇北大水災，我奉了親教師常惺老人的電召。由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去泰縣光孝寺助理寺務，於災民收容所，和秋天收租穀的事結束以後，偶爾去方丈樓上看看，忽然看到兩隻裝續藏經的木箱空放着，我很驚異，我驚異的是光孝寺也有續藏經，對我愛書的觀念很適合。於是探問老茶房，因而在樓下方丈房間壁廚內找到續藏存放的所在。歡喜之餘，趕忙一冊冊的取下來。但是因大水的關係，潮濕綠牆壁上，最下層的幾本，已經潮濕而且蛀損甚多。再經檢點，只剩甲乙副編，乃全經的半數，正編只有幾本。一部續藏經，當時的價值八百銀元，不是小事。而八百銀元的一部經書，竟讓他殘缺蛀蝕如此，不禁對它深深的感到茫然。後來爲了那半部藏經，徧詢寺中的老人，也會函詢經手人金山江天寺方丈霜亭和尚，皆云不知，更在城門口張貼廣告，也沒有得着消息，只好

置之而已。

大概是民國二十二年的秋天吧？太虛大師的皈依弟子王誠中居士，手持着念珠，來到寺中報告我說：「城東張家院張某居士，有續藏經一部，類加藏經一部，意欲供養貴常住，不知到肯不肯接收」？藏經送進寺院，豈有不收之理，何況我對續藏，類加藏正渴想已久呢。於是，在一個細雨濛濛天的下午，王居士押運來了。我統率着大眾，將送來的藏經一箱一箱的安置大殿當中預備好了的香案上，拈香上供如儀。並且放在大殿上三天，仍寺衆參觀禮拜。但是上供以後，我等不及送王居士走，我且先去點一點套數，再逐套審查它的封面。真的我又要喊一聲「天」哪。原來那續藏經，就是寺中續藏經失去的套數和冊數，這不能算張居士的供養，只是龍天感應而珠還合浦罷了。我在不勝驚奇的心情下請問王居士，張居士這兩部經是那兒來的？王居士笑笑說，已出家的陳某某出家後的圓融和尚，你不是認識嗎？我點點頭。王居士接着說：他人已死了，他欠張居士貳仟銀元，家裏還不出來，所以就將這兩部經交給張家。張家很富饒，又與陳是兒女親家，所以也就罷了。張居士雖然嘆念念佛，但對這兩部經，却沒法處理，所以託我送到貴寺。我道原來如此。

陳某是泰縣的士紳之一，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遺餘力。後來出家法名圓融，曾任南門淨因寺方丈。他圓寂時，我已任泰縣光孝寺住持，兼泰縣佛教會的主席，全縣的方丈產生，必得要首利光孝寺

住持認可。因此，淨因寺的繼任住持，自新接位的一天，已故圓融和尚的太太，已得諸山方丈和新任住持的同意，硬要將圓融和尚中年出家而有一個太太三個兒子的某親屬，同時與新任住持在極前拜法，作圓融和尚的法子，雖北山寺方丈是我的披剃師傅，他老人家都答應了，而且似乎非要我答應不可。但是我始終是以搖頭作表示。我說：以圓融和尚之賢明，淨因寺且免不了陳公館的徽號。再來一個有太太有三個兒子的中年出家人，作將來的住持，我不知到十方常住的淨因寺，將會演變到什麼樣子。這一因果，全在我一點頭，所以，雖有師命，不敢馬虎也。

我能親眼看到一部有價值的藏經，由殘缺而復歸於完整，我心理上的愉快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五年，上海居士界，組印宋版藏經砂藏經會。由範成法師攜帶技術人員，照相器材，冒險犯難，至陝西開元臥龍兩寺，拍攝宋版藏經的照片。彼時，已臨日本侵略中國，而中日必須一戰的前夕。上海居士界，慮戰火所至，玉石俱焚，寺廟、藏經，也許要跟著中日大戰都成灰燼。宋版藏經印成後，盡量向國外推銷，借以保存法寶。這是真居士，這是真正護法的居士。我為了尊敬與同這班居士的卓見，由常州胡妙珠居士，為我化了四百多銀元，也購請了一部。

宋版藏經影印成功了以後，又影印宋版遺珍：。遺珍中多唯識作品和禪宗語錄。三十一年，爲了常熟虞山興福寺法師徒間的小問題，要我解決，我住在那裏，足足一個月，我房間裏就放了一部宋版藏經，順手取讀，那宋字的美麗，真能使看的人廢寢忘餐。我以字的美麗，來重視藏經，已失去印藏的原意，但是，版本好也能增加愛好書籍者的愛好程度。

光孝寺原有龍藏一部，安放龍藏的藏經樓，號稱百尺高樓，我曾做過這故事，真正叫瓦工拿尺量過，一尺不少。貯放藏經的廚櫃，是特異的經久不蛀的川栢。十大廚櫃，拼排安放在樓上的兩側。每

廚七十二盒，每盒十本。經盒，夾板皆以樟木製，歷數十年而完好如新。盒外以千字文爲次。每一冊的夾板上，都刻着經名。每一廚而，皆有經字對聯。據廚側請藏記上說：此藏係光緒二十三年，住持法成和尚，應長江南北諸大寺之邀，聯合赴北京向內務府呈請，經過皇帝的批准，自備紙張，僱工印刷。印成裝箱，還要得到皇帝的允可，才能運回。以彼時的交通來說，幾十大箱子的藏經，由北京運到南方，却是不易。所以請藏經的諸大寺，皆製有一奉旨回山，「欽賜龍藏」的牌匾，以備迎接藏經時的光榮。這部藏經請回以後，據記載說：「祇是摺成經摺式，還花了三年的工夫」。據此，可見祖宗們對藏經的重視。可是這樣的一部大字藏經，我祇在退居以後看了四十、六十、八十的三部華嚴和大智度論。

光孝寺算是有龍藏，類伽藏，磧砂藏，四部藏經，在兵戈擾攘中，偶爾到樓上一看，也增加不少的愉悅。但是，三十七年赤禍漫流到泰縣，方丈、職事們，僑於地主被清算、鬻爭的淫威，望風而逃。四部藏經，和那些堆集如山的佛備典籍，字畫，現在都不知道是存是亡了。而光孝寺的半部續藏，爲什麼會落到陳某手上，而被其家屬以之還債，也就不必再研究了。

三十五年我寓居上海沉香閣，是什麼機會，而購請到一部「南傳大藏經」，已經記不得了。南傳大藏經是日本出版的，內容是局限南傳佛教，廿五開道林紙精裝，硬底面，燙金，非常美觀。雖然我看不懂和文，但見到它，總覺到有無限的歡喜。請到手沒有多久，將它寄存到鎮江金山江天寺去了。

在抗戰期間，上海有所謂盛普慧居士者，服務於敵偽政府，甚得法。因爲篤信佛教，曾經拿出很多錢來，由上海一部份居士，組織普慧大藏經編印會，也籌印一部份南傳大藏，毛邊紙十六開，線裝，由黃幼輝居士負責經理，勝利後改爲民國大藏經編印會。我也定了一部，陸續付取，也取到幾十本。

另外又在書攤上搜羅不少的四庫全書集部袖珍本如王荊公臨川集之類，數十種。皆是戰火瀾漫時，某些大學裡散失出來的。

這許多經書，後來託徒孫果一携回江北，路過鎮江，他嫌累，也把它寄在金山。三十六年，金山失火，這些藏經和南傳大藏，與金山江天寺同一厄運而付之一炬。

四十三年遷住臺北市濟南路以後，有人告訴我香港優曇法師可以代辦類伽藏，我又高興起來了。於是請教內行，聲請外匯，很快的又請了一部，由孫心怡居士押運回臺的，同時還爲星雲法師請了一部，這是值得歡喜的。

四十四年張少齊，孫清揚，東初法師們合作影印日本版大正藏，我恐怕有人誤會這是弄錢的機會而加以搗亂，組織「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我是竭力主張的一個。東初法師邀約我當「中華佛教文化館」印大藏經委員會環島宣傳團的團頭，而以煮雲，廣慈，星雲爲其副，加上宜蘭念佛會的一班青年女衆，周遊環島，連澎湖在內，跑了四十四天，接受到的預約藏經，二百數十部，總算不辱使命。我自己預約了三部，委實沒地方安放，才讓給臺南黃天爵一部，贈送臺中省立女中一部。我自己留了一部，吳文華居士又送我一部，藏經會又送我續藏經一部。於是我又擁有一部大正續藏經一部。正藏一部。類伽藏一部了。

三十五年，李子寬先生，在南京刊印太虛大師全書，我在上海馬路上海南萬元法幣，預約一部，結果祇收到一包四冊，到臺灣來仍舊花全部代價買了一部。至於二十五史、四庫全書善本。說文解字註疏，我都買了。愛書是文人的積習，我配不上稱文人。但愛書的習氣很濃厚。教課，自修之餘，打開眼睛，向玻璃窗裏書背背，書屁股看看，心裏上感到無限的安慰。現在聽說：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與藝文印書館合作，影印正續藏經，我又躍躍欲試了。

我與影印大藏經

專輯

略記印藏因緣始末

張清揚

大約在民國四十三四年之交，蔡念生居士撰了一篇呼籲各方發起影印大藏經的文章，刊在佛教刊物上，首先得到反應的是當時正在臺北市中山北路開設建康書局的張少齊居士，看到蔡居士的文章以後，激起很大的熱誠來和我商量說：這是一件大事，不僅我們自由中國非常需要，即整個亞洲諸國家的佛教信徒尤其是信仰佛教的僑胞，也是非常殷切的盼望，以往印藏的事業大都是專制時代的帝王來主持，由朝廷頒發帑藏去影印，日本也是如此。在今天，國家遭逢了空前的厄難，政府已無力顧到此事，爲了法寶住世即等於佛寶住世，弘揚大法，續佛慧命與保存國粹，凡屬正信居士和大德法師都應該挺身而出肩荷此一重任，您是最肯發心的，祇要登高一呼，不愁沒有萬山響應。我聽了以後，也引起了很濃厚的興趣，當即反問少齊居士，印藏的第一要件是錢，究竟需要多少呢？少齊居士當時計算了一下，大約以每部正藏值新臺幣三千元爲基數，計需三十餘萬元，我說，如果所需祇限此數，那我還可以多方羅掘來發起。那知少齊居士的估算實在是錯誤了！因爲如果照他的計算，祇以印滿壹部爲限，則成本必將大大提高，三千元一部決定辦不到，但是我已答應下來了，這一個願心是不容許有所反悔的。怎麼辦呢？於是邀請教內各位縹素大德在新北投的法藏寺開了一個座談會，那時東初老法師的中華佛教文化館還沒有着手興建，東老在閉關三年期滿出關之後，也在那兒挂搭，會議當中決定由東老以尚在籌建中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出名印藏，同時也就推定這位焦山定慧寺長老來負擔一副千斤重擔的責任。可是會中首先提到錢的問題，一提到錢，大家便都嘖嘖無言，說也難怪，大陸逃難來臺的人誰還有多大的積蓄來共同完成此一功德？這還是能力的問題，至於發心的大小那就更難說了。我在當時正是學家遭遇了最大的變故，面臨着人世所難忍受的拂逆，不要說素來就沒有積蓄，心

情的整亂也使我痛苦到了極點，但結果終於承認了下來。當時第一件要事便是購進紙張和其他開辦費等，經過多方的籌措，也還不能達到所需的數字，恰巧有一位姓莊的華僑人士，聽到了這一消息，自動拿出美金三千元交給我，經過好幾次的婉拒終於接受了，光是向日本請到一部大正藏便費了無窮的周折，原因是在日本也祇剩下這一部了，正在我們交涉進行的當口，講定價錢是一千元美金，而另外有人已出到美金一千五百元，我當時直接找到葉公超部長，託他去電駐日大使館託董顯光大使竭力爭取這部大正藏到手，感謝諸佛菩薩威光的加持，以及教內外大德縹素的支持，尤其是政府首長駐外使節如葉董諸位的協助，黨國元老首如于右任張岳老張厲生俞鴻鈞諸先生的贊許，署名發起徵求預約，最初原祇希望能夠達到三百部，不料後來經過環島的宣傳，向海外消息的播導，結果預約的總數竟達到八百部以上，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殊勝因緣了。

印藏的發起經過大致如此，而在開始預約時，首由時近六十高齡的南亭老法師發心組織環島宣傳團，率領星雲靈雲震怒等諸位法師，及宜蘭念佛會連友等數人，作環島宣傳，勸請本島教胞請藏，經過一個多月的辛勞，收到的成果，約有三百餘部。十普寺方丈白聖老法師和李子寬居士便一口氣各承認預訂十部，倡導的功効真不可沒，東初老法師幾年來爲此事的勞心焦思，奔走接洽，幾乎把全部精神都擺在此事的上面，可以說是龍天歡喜，道俗讚嘆，張若虛居士經辦收發，包紮，交郵掛號，催款等等繁瑣的雜務，一直是無間風雨，澈始澈終，後來又繼續爲印藏而從事同樣的工作，時間先後差不多經過五年漫長的歲月，張少齊居士除了近三年來獨力出刊覺世旬刊，以一身兼任編校之勞外，也傾注全力於此一大事的贊助與維護，都可以說是功德無量。至於我個人，不要說是婦女之身，障深慧淺，擔當不起甚麼大責任，然而能够參與到此一大事因緣的完成，私心却祇願做一個無名的小卒，完滿了這一願心，精神上實在感到無上的快慰和喜悅。今天，因爲聖嚴法師準備下一期人生出專號，要我追述一點發起因由的大概，提筆記此，真是感動之極，不免熱淚盈眶了。

我與大藏經

張少齊

發願二字，是佛學上專有的名詞，通俗稱為立志，兩者都是人類向上追求的一種潛在的心力。人類不立志願則已，一立志願，就同走向旅途的目標一樣，非達到目的不止。所以志願二字在人類的旅途上，其所發生的鼓舞力，是無法估計。

這次影印大藏經，雖然是教界全體的功德，但也可以說是我一點小小的願力所遂成的。這話如果不加說明，似乎有掠大眾功德的嫌疑。在教規上一草一木，不與不取，何況如此無可估計的印藏功德？請讀者先不要怪我，待我詳細說明以後，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我在民國三十七年的冬天徐蚌會戰正酣的時候，偕同成一法師逃難來臺，卜居在今日臺北市中華路大鴻運香燭店的小樓房內，開設覺世圖書文具社，一方面維持生計，一方面流通佛經。因那時上海還在我政府手中，郵電交通未受阻礙，乃函上海佛學書局及大法輪書局請購大批佛書，以供應臺灣學佛的需要。我敢大膽說句，今日臺灣各處翻印佛書的藍本，大都是當日覺世圖書文具社所流通出去的。這是因為我到臺灣以後，看到整個佛教情形，與從前大陸的佛教完全兩樣，大都在神佛相混的情形下，維持原狀，毫無一點弘宗演教的趨勢。我認這是缺乏正法流通的關係，所以我有流通佛書的心願。

後來大陸淪陷，上海佛書不能繼續供應，這時我就有發心編印藏經的志願。但這一工作是何等的偉大艱巨，我何人斯，如何能承擔得起。然而我抱定一個「有願必成」的主意，每天在佛前祈禱，期望佛力加被，使我的志願早日實現，衆生慧命，繼續維持。

皇天不負苦心人，這一機會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到來。

民國四十四年的秋天，我們全家都在北投法藏寺東初法師從前閉關的關房裡，關房是法藏寺的另一天地，花木扶疏，風景別緻，雖然祇有兩間並不大的房子，但院門一開，大有世外桃源之態。一天偶然翻閱當時出版的中國佛教雜誌裡面有念生居士的一篇有關影印大藏經的文章，題目記不清楚了。大意是建議如果有人發心印藏的話，可以效法藝文印書館影印二十五史的辦法，發行預約，大約祇要臺幣三千元一部即可，並謂如此做法，可收到總統所號召的新速實簡的效果，我從頭至尾看了一篇，大概一算，每部三千元，一百部三十萬元，數目不大，可以辦到。這時却巧張清揚居士到法藏寺燒香，張居士一向是發大心的，在六波羅密中，她已完全做到布施波羅密了。臺灣的佛教能有今日的盛況，她的功勞要居大半。圓寂的大醒法師曾說過一句良心話，他說「所有逃難到臺灣來的佛教徒都沒有什麼收穫，祇有張居士一個人收穫最大」。這話當然有點過份，但今日臺北市善導與十普兩寺，都是當時張居士所支持起來的，尤其善導寺，他所供獻的力量最大。這兩個大寺是今日臺灣佛教最大的活動中心，信徒不下有數千之多，在信徒中一般高貴的夫人小姐之流，也都是張居士苦口婆心的拉進佛門的。而兩道場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都是這一班居士的護法之功。由此說來，張居士對於今日佛教的貢獻確是偉大的。

那天既遇到張居士，我就把影印藏經的問題提出來徵求她的同意，我認爲當今佛教的緇素界中，

祇有她是說得到辦得到的。我向陳述印藏的辦法以後，就承她一口答應下來，她並說：三十萬的數目，我向各方面說說，還可以籌得到，超過此數，我就無能爲力了。當時就和住在法藏寺的東初法師開了個三人小組會議，首由張居士署名寫了一篇響應念生居士的印藏建議，並邀他來北投商討一切，當時東初法師正擬修造中華佛教文化館，我認爲印藏經是屬於佛教文化事業，與中華佛教文化館名目相符，乃決定用中華佛教文化館名義，發出發啓人簽名，政府名流簽名，都是張居士奔走請求的，印藏的消息傳出後，各方如響應，沒一個不讚成此一劃時代的偉舉，並且有少數人認爲這是佛教的大事，不應由三四人主持其事，應組織印藏委員會，集多數人的力量方可完成此業，當時我們四人都從善如流的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因爲我們四人的不贊人多人少，祇要能完成印藏大業，於願足矣。於是中華佛教文化館東請各佛教名流擔任委員，定期開會，討論一切印藏事宜。我與東初法師皆被選爲常務委員，張居士任監察委員。由五位常務委員輪流值月，後來因爲都有自己的事業待做，無法輪值，無形中乃把四個人的擔子加到東初法師一個人身上，東初法師也是爲法心重的人，任勞任怨的擔下去。

一切就緒以後張居士詳細記賬一算，一千部藏經，需款三百萬元，張居士嚇了一跳，認爲這多數目她無法籌措，但預約單等文件已分別發出，無法挽回，祇好將錯就錯。推究起來，這部藏經的成功可以說是一個錯因緣遂成的。

藏經開始預約後，海內外各方預約者甚爲踴躍，但猶恐不夠成數，曾兩次組團環島宣傳，首由常務委員南亭老法師率領，參加該團的星雲、煮雲、廣慈、成一諸法師，及宜蘭念佛會連友林松年居士等，該團所到之處，教友熱烈歡迎。經一個多月的努力勸募，成績至爲卓著，這次正續藏經能够順利完成，環

我的希望和建議

星雲

(一)

在佛教文化微弱的今日，大藏經的影印發行，是一件偉大的弘化事業。

正藏九千零六卷，續藏四千餘卷，今日已全部印行完成，同憶民國四十四年夏秋之間，受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上人雅意，恭請南亭老人任團長，由我為領銜，宜蘭的覺尊、覺慈、覺航、慈蓮、慈範、慈惠、慈容、慈松等二十餘人為團員，並有煮雲、廣慈二位法師隨團說法宣傳，共作爲期四十天的環島宣傳，那些轟轟烈烈的宣傳場面，至今宛在目前。

佛教徒們的信心不死，佛陀的法身（藏經）遍於各地，紹隆佛種，續佛慧命的自會有人。

海外，國內，甚至那些窮鄉僻壤的山頂上的佛寺裏，都供養了大藏經，這智慧之光，不但照亮了今日人類的心靈，它將永遠照耀着後代的衆生！

大藏經是佛陀的慧命，是菩薩祖師們的智慧結晶，數千年來，多少人因此走上覺路，多少人因此明白了自己，中華佛教文化館光大了這項事業，真是功德無量！

希望請藏的大德，好好供養保存大藏經！

希望請藏的大德，多多閱讀誦念大藏經！

希望請藏的大德，成立圖書館，把大藏經供人閱覽！

希望請藏的大德，組織宣藏會，把大藏經經常講解！

藏經，是我們的智慧之源，我們要深入經藏，才能智慧如海！

藏經，是我們的法寶之庫，我們要精進探取，才能滿載而歸！

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印藏紀念堂亦已開工，間將繼印行大藏經之後，編印「中華佛教叢書」，我爲文化館祝福，爲東公上人祝福，永遠爲佛教文化事業努力，使佛陀的法身常住！精神永垂不朽！

(二)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大藏經，使一向只重信仰而忽於理解的臺灣佛教，增添了力量，增添了光明！

在今日臺灣，我們一走進寺院的大門，都見到供有大藏經。那厚厚的一百冊大藏經，即使不向人宣講，人也會知道佛教的文化是如何的豐富，佛教法海是多麼廣大無邊！

不過，大藏經供在那兒給人看看，當然這是失去請藏供養的本意，請藏的目的，是爲了深入經藏，因此，我想起一個建議！

住在寺院裏的修衆，早晚必定要做朝暮課誦，差不多都是朝課念楞嚴咒，晚課念彌陀經，連唱讚及佛號，每次均在一個小時左右。我想假使把早晚課改閱大藏經那就好了。閱讀大藏經每卷約半小時，則每天朝課可閱讀大藏經兩卷，晚課可閱讀大藏經兩卷，每日則可閱讀大藏經四卷，大藏經正藏九千餘卷，只要每日不使間斷，約六年餘即可把大藏經全部讀閱一遍！

這是一個深入經藏的最好辦法！

希望請藏的寺院，不妨實行。

佛法的修持是行解並重，以閱藏作爲早晚課，這是最好的修持。

否則，住寺院裏幾十年，早晚功課，除照例把楞嚴咒彌陀經滾瓜爛熟的背誦一次，對於體解大道，深入經藏，並無多大效果！不容否認的，今日寺院裏不少的修衆，做了數十年的朝暮課誦，楞嚴咒彌陀經念了數千萬遍，不懂佛法的仍然很多！

我們的修行應該精神與形式並重，不可光重形式而忽略了精神！

所以，趁人生主編聖嚴法師爲印藏編印紀念專號之時，我要大聲提出這個建議！

島宣傳之功，實居其首。其他熱心編纂就地向各方勸購者亦頗不少，如白聖法師，李子寬居士等均曾熱心奔走，勸約數十餘部，功德亦不可思議。再說到本館經藍本問題，原擬就地借印，幾次向藏經者商借，均被婉拒。後來還是由張居士託葉公超部長電請我駐日大使向日本以美金一千元購得一部。然後才影印出書。

藍本雖已解決，但印藏事業非二三年不能完成；爲防紙張漲價起見，必須購進大量紙張，當時決定先預購六十磅模造紙一千令，需款數十萬元，幾度開會籌措均無辦法，結果由李子寬居士預借二萬元，照成本折成藏經十部，其餘皆是由張居士一人籌墊出來，購紙的問題才告解決。

我與錢召如老居士被委員會推爲督印人，職責重大，以我的能力實不勝任，但爲了公益，祇有勉力以從，印刷雖較原本略遜，但以今日臺灣印刷的能力來說，尚可差強人意。凡字迹稍有模糊，必須強令重印。這是督印人職責所在，不容居功，不過是附帶告訴海內外諸藏者一句，此次藏經在印刷方面並沒有馬乎，每頁皆做到如原版一樣。

就大藏經整個工作來說都是繁重，但發行工作則更爲艱難。發行首先設在我開設的建康書局內，後因建康書局停業，又隨我遷到永和鎮。起初由魯樹幫居士任發行主任。魯居士辭職後，汪覺定居士會發心過一段時間。後來從四十三冊起直至完成，均由小兒若虛一人負責。寫名條，寫掛號單，編號，包扎，貼郵票皆係一個人去漫漫理，這是一個很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但總算勉力過去。

大藏經是一部完整的法寶，也是衆生的慧命所繫。過去大陸上的大寺均有大藏經供人閱覽。但自共匪竊據後，毀法滅僧，無所不用其極。故大陸之佛教，雖名存而實亡。而今日反共基地的臺灣佛教反空前隆盛。尤其在出版方面，就過去整個大陸來說，亦未有此盛況。除大藏經外其他雜誌與印經處之多，實不勝枚舉，這是值得我全體教友所慶幸的。

我的幾點希望

· 成 一 ·

——為紀念印藏圓滿而作——

影印大藏經的偉大工作，已經宣告圓滿成就。

本年八月廿八日曾由印藏會假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開過印藏結束會議，會中曾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由「人生」雜誌出一印藏圓滿特刊。以資紀念！

說起影印大藏經來，這是自由中國佛教中的一大盛事，出一期紀念特刊，確實有其必要。不過承「人」刊編者聖嚴法師看得起，他會當面約我後又寫信催我，要我為印藏紀念特刊寫幾句話，湊湊熱鬧，這就叫我有點為難了，因為我固然不會寫文章，同時又沒有時間看書，實在寫不出什麼東西，記得當

印藏紀念特刊刊出時

北信州三藏善同院出胎

和善長道安所破魔軍重

息增光明海印流通

刻經王普榜金陵象教

中邦聲譽與同館雨忘今

百快宜勤五載休思隔

鍾伯毅



時我曾告以邇來瑣事較繁，期圖婉求赦免，但未獲允准，他並說：「法師也是印藏功臣之一，不能不說幾句話！」這更使我慚愧萬分！因為我雖曾為印藏宣傳冒暑跑過一次環島，但以成績不佳迄今猶覺不好意思，還談什麼功臣不功臣呢！

到了今天下午，聖嚴法師的第二封催信又下頒了，我接讀之後，真有說不出的焦急和內疚！人家這樣抬舉，我不能按時交卷，已經是罪不可恕！要想再拖，也真有點說不過去了。何況這第二封信中還說是正在等着送廠，時間也不容許我再往下拖了。

那麼我寫什麼好呢？為了這真把我急出一頭冷汗，並不是故意說得這樣寒倫，事實確是如此，請讀者諸君不要見笑！

在一陣深挖腦海之後，終於想出了我說話的路線，我想：這個特刊在聖嚴法師的籌劃下，他所請的作者一定是高手如雲，稱揚功德的人固然很多，找資寫紀實的也一定不少其人，可能連在骨頭上找毛來作批評的人也不會沒有，那麼我可以不要力氣，同時稱揚和批評的文章不好寫，也免得把話說錯了得罪人！因此我就決定把對藏經印好後的幾點希望寫出來，供自己及同道們參考：

第一，我希望我以後能有時間能把大藏經從頭至尾看一遍，當然我也希望同道們們能够這樣做。因為人家說大藏經裏是記述的佛陀所創覺的最高真理，它是人類的

智慧寶庫。但是大藏經本身祇是一堆白紙上面印着黑字，那裏面的真理和智慧，要等我們把藏經研讀過後，才能透過我們的思想顯發出來，為你所用，不然，藏經是藏經，真理智慧是真理智慧，你還是你，根本沒有關係，不但不會與你發生關係，同時你也辜負印藏大德們的苦心了。

第二，希望有志閱藏的同道們來組織一個閱藏策進會，來鼓吹閱藏功德，介紹閱藏方法，養成閱藏風氣。這一點，也許有人要笑我幼稚，因為閱藏是個人發心的事，何必需要蛇添足的搞什麼會呢，其實我有我的理由，因為現代人與古人不同，大家歡喜閑散不願受拘束，上萬卷的大藏經，不是一暴十寒馬馬虎虎能够看得了的，加上大藏經的內涵太豐，千頭萬緒，不有方法，看起來也容易厭倦；何況年來社會風氣日趨敗壞，貪淫成風，鬭爭熾盛，有了閱藏策進會來鼓吹閱藏功德，也許能把人們過剩的筋力引導到正道上來。如此看來，這閱藏風氣的養成是何等重要啊！

第三，希望我們能編印一部理想的大藏經，這一次我們所影印的大藏經是以日本的大正藏為藍本，經大家評定認為這部大藏經，有幾點美中不足，例如注解太少，像咒字續藏中的那些有價值的注解都沒有收進，圖像太多，對研究教理無甚幫助等，假如能有一部刪去重複取其精英，正文後面附註解的大藏經，那才多理想啊！這是要印藏會諸公及有心同道們來共同努力的！

假如以上這些希望都實現了，那時佛法真理定然昌明於世界，佛法昌明了，邪說外道自然瓦解，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自然那時世界人類乃至一切眾生全都沐浴在慈悲平等的佛光之中，那是多麼光明美滿的一幅畫圖啊！願我全體教友共起促成之！

四九、十一、十、於華嚴會中

藏經與我

張若虛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所發起影印日本新修大正藏，自十四年八月開始組團環島宣傳印藏意義，徵求預約訂戶，我也是團員之一。四十七年三月大正藏

正編五十五大冊全部印好；接着印藏會又決定影印續藏，前後算來，共五年之久，計印成五十五冊八百部，續藏四十五冊五百部，這件偉大而艱巨的佛教文化工作能够順利完成，其功勞要歸出鉅款襄助印藏委員之一的孫張清揚居士，及海內外熱愛佛教文化預約印付者，其次藏委會發行部門負責發行的諸同人工作努力，也是促成這部人類智慧寶庫完成者之一。關於印藏一段因緣，我不妨在此順便說一說：記得當時蔡念生居士，因感到佛教經典均淪陷鐵幕，佛教遺產幾絕，蔡居士乃為文倡議印藏，續佛慧命，維護法寶。一般愛護佛教文化諸公，都紛紛相應，首先孫夫人，文化館館長東老法師，家父等予以行動支持，立即預算財資，約須卅餘萬元即可印五十五冊八百部大正藏經，孫夫人願出資付印。於是組織印藏委員會，印發緣起，誰知詳細算來需要三百餘萬元，經濟如此懸殊，印付諸公殊為悵惘，大有進退維谷之勢，但藏委會諸大德不畏一切艱難，乃先行徵求預約，分期付款，大藏經環島宣傳團，深入各縣市鎮訪問，宣傳教義，我當時亦參加行列，各方預約者踴躍非凡，僅本島就預約六百部之多，因此這部具有歷史性的佛教文獻得以問世。

在當時沒沒無聞的佛教有這等佛教偉大文化事業出現，自由中國佛教界好像打了一針興奮劑，從此不僅堅強了從事佛教復興工作者信心，而且孕育了多少宏揚佛法的人材，法師們紛紛閉關閱藏，都以閉關讀藏與考取留學校的為榮，使得好多法師獲得文字般若。我不是一個文化者，但我喜歡為佛教文化而服務，先後覺世圖書文具社，建康書局都大宗的流通佛書，甚至有贈送佛刊，而我引以終身為榮的是為印發大藏經盡義務。我以三寶弟子虔誠信心，為發揚佛教文化，延續佛陀慧命，不計酬報與辛勞，從事此一稀有的法寶神聖工作，並力求做到盡善盡美。現在正續大藏已經功德圓滿，流行於世，永昭月星，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為紀念這殊勝功德，特地在人生上出專號以資慶賀。「人生一編輯聖嚴法師要我寫篇東西，素來不弄筆的我，能寫出什麼呢？祇好將我擔任發行工作憑實道來：關於大藏經發行工作，先後有魯樹邦，汪覺定，李弘正等居士發心。其時我擔任財務組之職，負責財經預算匯結等工作。從正篇四十二冊開始我才負起發行工作，此後一直到續篇印付完成，都是我一人發行的，我並不是在此賣功，確實這份工作艱苦異常，幸而魯樹邦汪覺定兩居士對發行工作已打下了良好基礎，所以發行尚為順利，我在此替藏委會感謝魯汪二居士。大家都知道，一部廿五史的發行工作人員，有廿餘人之多，龐大數目的藏經與廿五史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而大藏經的發行工作人員僅一人，工作的艱苦可想而知了。

發行前，凡事都要有個準備，那正是預則立，不預則廢。首先要印預約者訂戶名冊樣本，查對訂戶，分區分域，分精裝平裝，按國內國外，縣市，剪貼名條。此外勤跑印刷廠，校對有無錯誤，這是發行前必須做的工作。

發寄是發行期中最繁雜的工作，憑一個人幹，真够忙的。我的年青朋友知道發行藏經忙，常在我發行時趕來幫忙，他們來時都說：「胖哥兒，你一個人幹廿五史發行人多的活，怎吃得消？」「一個人幹慣了，也不感到其苦，何況為了人類智慧結晶——藏經發行呢！」我邊工作邊回答着。在這個階段中是最忙的；要包裝，捆紮，貼名條，在包裝捆紮之際，特別要注意到精平裝，稍不小心，將精裝放在平裝裡，平裝捆紮到精裝裡，這還無所謂，若是名條貼錯了，把精裝的貼上平裝，平裝貼上精裝，那就對不住訂者了。這捆也要有相當技術，結要打得牢，而且要裝成雙井字形，既要牢，又要美觀，否則，未經發出，來去搬動便散開了。一包包，一本本，經過十指捆紮，指節與掌心被繩線勒得痛疼。國外是採用瓦楞紙盒裝寄的，還不致於損壞，國內因限於財力用牛皮紙包裝的，經過向郵局發運，及郵務人員的粗心拋擲傳遞，到達訂戶手上時，難免不破損，這是印藏發行部感到最遺憾的，我也順便替藏委會向正信教友們致無限的歉意！當把包裝，捆紮貼名條一切手續完成後，運輸到郵局時，我還要協助郵局編號，秤秤過重量，截數，郵務人員推送包裹房，這發寄的工作才算完成。每次到郵局時，我都對郵務人員說：「這是大藏經，佛教稀有的法寶，請輕點兒，免得損及法寶的莊嚴。」郵務人員因我常來，對我都非常幫助，這惟其說幫助我，不若說為了尊敬法寶。

發行後，諸位一定以為我發行後該是輕鬆的時候了，可是不然，一天總要收到幾封預約訂戶的來信，有些是匯款，有些告訴我地址異動，有些是退回來的包裝，你看教友們愛護佛典花鉅款訂購大藏經而不能指期收到，我這個發行者責任多大，怎安得心來，因此又回他們的信，查地址。不過這種現象是很少有的。自從我擔任發行工作以來，正編發行有時尚有人幫忙，到了續編四十五冊計五百部，完全是我一人獨挑大樑，包呀，捆呀，貼呀，編號，點數呀，很少發生錯誤。然而今年八月份行政院調整郵資時，為着節省郵資，加發了三千冊，其中海外部份，倒底我精力有限，忙中難免有錯，竟寄重四五十冊之多，海外諸大德們貼航空郵退回，我除感謝海外諸位法師居士外，並深引以為慚愧。海外諸公

四十九年語當來
誰共聞依憑鉛藥
力培育聖賢羣沙
界生如海虛空法
似雲須彌七寶聚
爭與論毫分印藏
葱嶺屯冰雪流沙
嘯鬼魔傳經雖有
自返骨竟無多宴
坐閑諷誦清齋靜
琢磨不知今與古
難易定如何同歲
佛滅僧雖在教仍
依法存斯同無上
士亦若眾中尊餅
插蓮花淨鑪添檀
火溫至深心一片
頭面禮朝昏供歲
牙籤羣峭立玉軸
燦星聯幸得醫王
藥應為住世緣一
樓藏秘要百里護
龍天別有乾坤在
依稀正法年收歲

我與影印大藏經

· 慈 · 廣 ·

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但幸運地能參加了影印大藏經的工作，覺得非常歡喜！我之能參加這神聖工作的經過是這樣的，記得是民國四十四年，那時我在北投法藏寺親近東老法師，同在一起的還有心悟法師，張少齋居士，張清揚大居士及張若虛居士等。我們吃飯的時候談起印藏工作，是當前佛教的極要任務，清揚居士聽了願施巨資成就功德，這樣一來，再經過多方面的努力，總算有了眉目，因此東老即分配工作，心悟法師任文書組組長，我被任命為總務組組長，若虛兄任財務組組長。

我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各項都已經差不多了，即追隨南公老人及煮兄，星

兄之後，作第一次環島宣傳影印大藏經的重要性，並開始勸導預約，深入窮鄉小鎮，寺廟庵堂及信徒的家庭，晚間即利用各地的廣場宣傳傳教，每天都要到午夜時分才能睡眠，次日還要與太陽同時起床工作，這段時期是够辛苦，尤其是年高的南公老人及一班虔誠的宜蘭小姐。

這次仗仰佛力加被，全體宣傳人員都平安而愉快的工作到圓滿，而且成績很好，這一點不能不感謝各地的同道給我們的協助。

經過兩年多的印藏工作，總算將正編法寶全部寄交訂戶供養了。但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為了應各訂戶的要求，乃決意完成全部法寶，在正編完成後二個月，決定繼續影印續藏，並加強宣傳工作，增聘煮雲，成一，星雲及本人為印藏委員外，並組團環島宣傳，因此我又參加了第二次環島宣傳的工作，大家推煮兄為團長，這次的任務比第一次困難多了，但經過我們的堅毅的信心，雖未能完成環島一週，但已達成任務。

當我們一行到了花蓮鳳林鎮時，被溫妮颱風所阻，這次颱風，我們在九死一生的危險中，蒙佛被佑平安渡過，這次的環島可辛苦了澎湖的小姐了。

我除了這點供獻外，實在慚愧，自覺努力不够，我因澎湖的工作把我網住了，我的工作可辛苦了若虛兄了，我真感謝！

這次人生要出印藏圓滿紀念專號，編者聖嚴法師要我寫一點參加印藏的經過，所以拉雜的寫了一點，連謝雅意。

貼航空郵資不算，本人亦損失一千餘元，此種損失是無法向藏委會報帳的，祇有自己掏腰包。我總覺得為佛教文化，特別為這部佛教文化遺產，人類最高智慧寶庫，早日印成，流通世界，即使自己貼一點，也是無限的榮幸！因為人生難得，佛法難聞，而我有此機緣參與印藏工作，那更難能可貴，我可說二者兼而有之，辛苦也是快樂的！

最後我除了感謝各位給我的協助，使得正續藏經功德圓滿完成印行外；同時寄語諸位不論自己閱藏，或贈給寺廟圖書館供人閱讀，功德都是同樣的無量。並且我在此向潛心佛典的諸位法師居士祝賀，早日深入三藏，得文字般若，並能自覺覺他，推己及人，使人的才智展開，文化發達，從而做到維護法寶，復興佛教。茲當大藏經印付功德圓滿，聊綴數語，以資紀念。

回憶印藏宣傳時

張慈蓮

仗着影印大藏經的功德，我們這些幸福的龍兒，跨過海洋，飛過天空，踏着陸地，把宜揚大藏經的重大使命，像法雨似的，遍灑臺灣全島，無論在都市中的巍巍寺院，無論在窮鄉僻壤的小庵，都受到法雨的滋潤了。四十天的環島佈教，緊張無休，想來雖然辛苦，但是我們的心中，感到多麼驕傲欣慰，我能參加這項神聖偉大的工作，我以為我自有生以來，沒有比這更光榮更有意義的事了。

中華佛教文化協會影印藏經

五年前，中華佛教文化協會，發起影印藏經，這是一項宏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當時，協會的經費非常拮据，為了籌集資金，協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募捐。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佛教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募捐工作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然而，協會的成員們並沒有被困難所打倒，他們憑著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精神，走遍了大江南北，向社會各界宣傳佛教文化的價值，並積極籌集資金。經過四年的艱辛努力，影印藏經的工作終於圓滿完成。這不僅是中華佛教文化協會的一項偉大成就，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印藏經的出版，為佛教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為社會各界了解佛教文化提供了便利。在影印藏經的過程中，協會的成員們經歷了無數的艱辛和挑戰，但他們始終堅持下來了，這正是他們對佛教文化的熱愛和對社會責任的承擔的體現。

記得四十四年秋天，我們由宜蘭出發，經過險峻漫長的蘇花公路，這時正是黎明時分，旭日從東方升起，把它的旖旎燦爛的彩霞，普照着茫茫的海洋，也普照着在山腰中疾速穿梭的汽車，坐在車中的我們，大家都默默地靜靜的，像要赴戰場，那莊嚴的佛教場面展現在眼前，為教努力奮鬥的決心，在胸中填塞飽滿，我們於下午才抵達花蓮。

經過花蓮，臺東，屏東，鳳山，高雄，澎湖，臺南，彰化，臺中，新竹，臺北，所經時間四十四天，這當中沒有一天休息，白天訪問朝拜名勝，晚上則在大街小巷，或中山堂，或戲院裏種種佈教，早起晚睡，不敢怠慢，有時因辛苦而想多睡一會兒，便被催醒，否則就會趕不上火車，我們常常來不及梳頭，便跟着大家邁向前程。現在冷靜地回憶，那四十天的生活，實在太緊張我竟不敢相信那時怎麼會有那一股雄渾厚驚人的魄力，而一點都不覺勞苦疲倦。這種精神力量。相信是佛陀所賜予的，四十四天中。天高氣爽，佛日高懸，沒有一天下雨，沒有一個人病倒，大家健康平安，近六十歲的南亭老法師精神飽滿有如青年人，這使大家更精神振奮，途中的一切瑞相吉祥，都是佛陀的慈悲光明庇祐。

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招待，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看到各地師兄弟們興高彩烈的為我們歡呼時，我們的一切疲勞頓消，心中有說不出的溫暖親切，記得有些地方，集合他們的信眾，在火車站排列隊伍，手持紅綠小旗，當我們到站時，鞭炮聲像連珠炮一樣響起，當我們到家信使的我們，不驚訝佛教徒活潑起來了？身為在家信使的我們，口口聲聲都說這份光榮是仗着法師的福蔭，而法師又謙虛地說道是仗着佛陀的福蔭；在辛苦中有歡樂，我們當中也有許多幽默巧妙禪機的趣事，現在一時我也記不得。可是有幾件事是令我永遠難忘的，我願把它記下來。

臺灣東部，自花蓮到臺東，這一條鐵路上的小鎮市，人民的生活困苦，佛法不興，舉目都是蕭條的景象，矮小幽黑的房子，菜飯碗筷都不太乾淨，信使們有些是老態龍鍾，衣衫襤褸，但是誰能測量到他們的心，有多大虔誠？

當到達玉里時，把擴大機放置在地上播唱着西方，沒有樂隊，只有靜靜地唱着西方，自然地流露出虔誠的情份，然後用拉車拉着擴大器，宣傳我們光臨，我們則跟在後面走在街上，這場面別有風味。他們是盡其全力要表現熱烈歡迎的。

當火車要離開玉里時，我忽然看到一個面黃肌瘦的婦人，衣衫襤褸，伸頭張望我們，左手抱着孩，右手不停的搖擺向我們送別，我見了一股心酸湧上心頭，眼淚奪眶而來，我受了很大的感動。到了臺東，我們深入高山族地區，慈範用日語把佛法傳給他們，佛法不分種族，他們也受到法益，想起他們注神傾聽的黝黑面孔，我相信他們的佛性幼苗，將來定會成長。

從高雄坐船到澎湖，在澎湖中飄飄的，從澎湖坐飛機到臺南，在空中飄飄的，除此，我們乘過牛車，五分車，索道，輕便車，凡是臺灣所有的交通工具，我們都一一乘過了。

到了田中，那裏的信徒鑼鼓喧天，把我們當迎神賽會一般的迎著，真有意思哩！

每天晚上，都是星月皎潔，銀河在天，法音宣流，歌聲法語，靜靜在夜空流盪，聽眾踴躍，每地聽眾都在千人以上，我想佛教有人宣揚，就有人聽，有人信。

回來，我們在臺北華嚴蓮社，受南亭老法師，孫清揚居士盛意慰勞，並合照一張相片為紀念，並遊陽明山，在法藏寺吃了東初老法師請的素包子。環島佈教的結束是這樣受寵的。

四十四天當中，我的皮鞋也踏破了，又換了新的，一雙了，希望過去所踏的人生坎坷之路，借看影印藏經的功德，請藏的人都能在閱讀供養中換上新鞋，踏上新的光明的幸福的人生道路。

外國人心目中的俱舍八年

李添春

一大寶藏。佛教教理，因為時間上已經過二千年，發表方法與邏輯，當然與現在的表現方法不同。嗣後又經過空間上的擴張，傳譯到各國去，因語言的不同，當然翻譯的時候，與原來的意思，發生偏差，這種情形是勢所難免的。

例如我們中國譯為色、受、想、行、識的五蘊，外國人則譯為物 (Matter)、感情 (feelings)、意念或觀念 (ideas)、意欲及其他的能力 (volitions and other faculties)、純粹感覺或一般的意識 (Pure Sensation or general consciousness)。此外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則為視官 (Sense of vision)、聽官 (Sense of audition)、嗅官 (Sense of smelling)、味官 (Sense of taste)、觸官 (Sense of touch)、知性或意識能力 (Faculty of the intellect of consciousness)。六塵則為色與形 (Colour and shape)、音 (Sound)、香 (Odour)、味 (Taste)。

可觸知的 (Tangibles)、非感覺的對象 (Non-Sensuous objects) 這是我們譯為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這樣看來，也可以說是大同小異，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可是詳細想起來，其中有很大的差異。譬如「色」字，到底是指什麼東西？第一我們可以連想到的，是紅黃青白的色。

這由色境的顯色一面來看，當然是不錯。但是顯色之中，還有影、光、明、闇、雲、煙、塵、霧等八種，總合計十二種，才可稱為顯色。

這是據俱舍論七十五法中的色境有二，顯色與形色兩種，顯色中包括前舉十二種。此外還有形色；此中亦有八種，即長、短、方、圓、高、下、正、不正等各種。所以上述這麼多的東西，只以「色」字來代表，實難免令人難解的地方。況且色字尚有其他的意思，如酒、色、財、氣、色、色相的色，有各種的意思，因此外人解為「物」，好像有點意思，這是我個人的感想。

在印度的原語是「Pupa」表示特質的意思，就是指「色與形」的意思，因此 Pupa-skandha 我們譯為色蘊。Pupino dharmah 是譯為色法。所謂色法的時候，包括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及其對象的色聲香味觸等十項，色蘊是單指物質的色一面而已。那末外國人對於色的解釋如何？下面根據俄國佛教學者 Stecherbatsky 用英文所著的 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日本人市川白強譯為「佛教哲學概論」第五章「物質的分析」簡略介紹以下：

Pupa-ayātana (色入) 這語的意思，是說看得見的意思，或精密的說，是看得見的現象。可以看得見的要素，是色與形的兩種集團，就是說顯色的集團有前舉青黃赤白等十二種，形色則有長短方圓等八種。另有一個學說是把「色」分為，光闇兩種而已。經部學者說，凡我們看得見的諸相，都是線的差別而已。因為色是實在，形則由心所造而已。譬如手的運動劃一條線，鳥飛空中的一條線，只表長短。故佛教所謂「物」亦可由此推想，雖然色有具碍性，以現代語說，物的特徵有不可透入性，就是說一物所佔的空間，同時他物不能佔有，大凡的物，都有這個性質。可是在佛教來說，物的要素，內部是沒有東西存在。

因為與物相當的五根五塵，不過是感覺材料以外，並無什麼東西。構成外界的客觀的感覺材料的境，與肉體內半透明的精妙的物質感官的根，只有這兩種而已。這兩種都是無有實體的，不過是感覺材料而已。

當然感官的半透明的物質，是很精妙，好像寶石的光一樣，不能兩斷，又不能燒，而且無有重量，死的時候，完全消失，並無殘滓。兼之，這個東西極其微細，可用五種原子來表示，視覺器官的眼根，他的原子是同心圓，包圍眼珠。味感的原子，或精密的說，傳達味感的物質，是同心半圓形蓋在舌

的周圍。觸官的身根，其原子則包圍全身。但這些各種特殊的物質，都是半透明的原質，好像寶石的

光一樣極其精妙，但是，不能單獨存在，需要眼珠及做成肉一般的粗大的物質來支持。

客觀的外物的原子，也是同樣，可分為一般普遍的根部的物質原子，與色聲觸知性的特殊原子兩種，前者的要素有四，就是堅 (抵抗反撥)，凝聚 (牽引)，熱，運動，由這些事實來表現。便宜上亦稱為地水火風。但第四的風，梵語稱為 itana，也有呼吸的意思，也有學問的日常的意思，因為這個字中有運動及空氣兩個意思，包括在內。

看以上分類的大體傾向，佛教所謂物質的一般要素，不是指物的實體，是指物的力。而且地水火風四要素，常在一起，成分同等而存在，在燃燒的焰中和木水中，有同量的熱要素，不同的是強度的差別而已。以上帶有抵抗 (地)，牽引 (水)，熱 (火)，運動 (風) 這些一定數的物一般，是屬於觸的部類。但是這些東西從何而來，明白地說是由法所顯現的相，那末法是什麼？並無詳細的說明，是否與數論派的德 (guna) 一樣，尚不能證實。

其次關於色聲觸知性的特殊原子，這不是一般的客觀物質，是對特殊的五官的東西。可是觸亦包含在內，因此觸知性的物質裡，有物的特殊的和一般的兩面。這對應五官的要素亦是原子，亦不能單獨顯現，必需與根本的諸要素結合，始能顯現。故原子在生時，不可缺最小限的數有八個，就是色，香，味與一般物質性的四原子 (地水火風) 結合，始可顯現於現實。若特殊物一片的反響的時候，必須加上聲的原子，這時湊合成為九個，從此成為實在的現象。

以上是俄佛學家對於物的解釋，他是世界聞名的佛教研究家，母親是英國人，因此他的著作亦用英文寫的。歐美人最難了解的是佛教根本思想的「空」，東洋人能洞達「空」的真意義亦困難，何

中國禪學文獻記要

曾普信

(一) 人天眼目：六卷，晦嚴智照編，禪門五家（臨濟、曹洞、潯仰、雲門、法眼）記要。例如臨濟宗的四料簡，四賓主。汾陽的十八問，浮山九帶等。雲門宗：五句、一字關等。曹洞宗：五位、宏智四借等。潯仰宗：三種生，三然燈等。法眼宗：即物契心，三界唯心等。宋淳熙戊申年（二八八）出版。（大藏經四八·三〇〇）

(二) 人天寶鑑：一卷。大惠曾孫曇秀著，宋理宗紹定元年（一二二六）出版。參酌教律禪儒老，取其長，集為數百題。自序云：「禪者不務教，教律為宗者，亦不修禪，乃至儒老之學不得而知，如今日專於一門，擅於一美，相互詆訾，如水火不相入。」

(三) 千巖和尚語錄：一卷，參學比丘嗣紹錄，大參重校，洪武九年（一三七八）出版。千巖（一三五七）元長和尚語錄，上堂、小參、普說、法語、頌古、偈頌、讚跋、佛事、附錄等。千巖和尚，越蕭山人，姓董，十九歲出家，住靈芝寺，謁中峰明本，得趙州無字公案，嗣中峰法，住伏龍山大振法門，元順帝至正十七年示寂。遺偈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萬天，正法眼藏。」

(四) 大慧語錄：十二卷，普覺禪師臨安府明慶院住持中（一一三七）語錄，門下羅開寬錄。開堂、拈疏、示衆、上堂、小參、垂示拈香等。大慧宗杲（一〇八九——一一六三）宜州奚氏，十歲入鄉校。一日歎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出世法！」入東山慧雲院，謁天寧國悟而大悟，賜紫衣。住徑山，門下二千餘人。又住衡州十年。撰「正法眼藏」六卷，寂年七十五。一生極力排擊曹洞宗風，以為默照邪禪，斷佛慧命，但曹洞門下罵禪師門風為看話禪，互相爭執。（大四七·八二）

(五) 大慧書問：二卷，一六四七年出版，內容為答曾侍郎書乃至答鼓山遠長老書。七十題。

(六) 大慧宗門武庫：二卷，舉拈古人行履行錄示於人。一一八六年出版。李泳序云：「大慧撥峰，鑒於武事如韓白，應城擲邑，要者破，推者靡，魔疊望百萬風，倒戈而服於堂堂陣鼓。」（大四七·九四三）

(七) 五燈會元：二十卷，大川普濟禪師著，網羅七佛乃至南岳下十五世德山子洞等傳記。根據景德傳燈錄，為史學家研究最好的資料。

(八) 五燈嚴統：三十卷，徑山寶壽通容，百癡願公共著，清世祖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出版。宗門全史高僧傳。上自七佛下至臨濟下中峰本十二世密雲法嗣。曹洞下萬松秀十世雲門澄法嗣。宗門傳燈研究上寶貴書。

(九) 五燈續略：四卷，遠門淨桂撰，明永曆二年（一六四八）出版。又名五燈會元續略，會元以外的四百餘人傳。曹洞宗自青原下十五世華嚴慈祚至三十六世徑山道盛，臨濟宗自南嶽下十六世慈化印肅至三十四世山茨通濟。即宋末至明末禪史，可謂良書。

(一〇) 六祖法寶壇經：一卷，一五八四年萬曆甲申秋，恒照齋記云：「六祖慧能大鑑禪師，儀鳳初，承五祖衣鉢，返南海，稱盧行者，授漁者群，居六年，印宗法師知為六祖，就法性寺會智光等諸律師，剃髮圓具，於其戒壇，應智光印宗等之請，初轉正法輪，門人記其所說，名為法寶壇經，公於世。惠能大師嶺南寒民，樵採鬻市供母，不識文字，言下見性，而說必要悟門。一行由二、般若三、疑問、四定慧、五坐禪、六懺悔、七機緣、八頓漸、九宣語、十附囑。禪三宗通用，初學者可依該書，深旨與佛經無違，故題為經」。或說書中有後人加添私意，而疑其真偽。又六祖法嗣慧忠國師云：「改換壇經，添樣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又禪籍志云：「今名壇經者

，一時門人所記，以是眞語偽語雜出此間，如「念佛願淨土，不似十善生天堂」反於金口之說。又以秀禪師為未證道人，此必出於門人我執」。《大四八·三四五》

(一一) 少室大問集：一卷，少室，達摩面壁九年的嵩山少室峰。六門：心經頌，破相論，二種入論，安心論，悟性論，血脈論。禪籍志作者義諦云：「余知達摩有禪經，不知有妙用記，知三祖有信心銘，不知達摩有是，只知般若心經是唐玄奘所譯，如說達摩有頌，其為不足論」。其他尚有可疑，但「二種入論」已於續高僧傳記在達摩傳記中，雖不是大師親筆，尚可以為日常誘導道俗的教說餘瀝，其他可作禪理的參考。（大四八·三六五）

(一二) 中峰廣錄：三十卷，天目中峰和尚語錄。示衆、小參、拈古、頌古、法語、書問、佛事、佛祖贊、自贊、題跋、山房夜話、信心銘開義解、楞嚴徹心辨。別傳覺心，金剛般若略義，幻住家訓，擬寒山詩，東語西語、賦、記、箴、銘、序、說、文、疏、雜著、偈頌。一三八七年出版。

(一三) 中峯雜錄：一卷，中峯廣慧禪師語錄。示衆、上堂、懷淨土詩、梅花詩等。淨土詩一首云：「四大聚成玄兔角，六根縛住白龜毛，溫華影裏翻筋斗，出沒闊浮是幾遭」。按中峯明本（一二六三——一三二三）禪師，杭州錢塘人，姓孫，幼年出家，嗣高峯原妙於死關，觀流泉而大悟，得高峯法後，常無定居，或臥船中，或住菴室，榜為幻住，仁宗勅賜袈裟並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受英宗師依，享壽六十一，文宗諡智覺禪師。順宗賜普覺禪師。遺偈云：「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廣錄三十卷，順宗加入藏經中。（大四七·六二〇）

(一四) 付法藏因緣傳：四卷，後魏吉迦夜曇曜共譯，摩訶迦葉乃至師子尊者，二十四祖傳，此中

失傳第七祖婆須密尊者。(大五〇・二九七)

(一五) 宋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智輪共撰，一六五一年出版。分爲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讚誦、興福、聲德等十篇。(大五〇・七〇九)

(一六) 白雲詩集：四卷，錢塘釋英實存撰。一二九二年出版。實存詩集、古詩、七言律絕等。世家長於詩文。實爲一日登徑山開鏡聲有所感悟，遂爲禪僧。結廬於天目山，遍參諸尊宿，得印可，其詩不離禪。宿山菴詩云：「榻前爐火無主賓，蒲團坐久自生春，夜深一片虛樞月，寫出梅花面目真」。

(一七) 百丈清規：二卷，洪州百丈山大智懷海禪師述。大智嗣法於馬大師，六祖曾孫，達摩九世孫，叢林規矩流傳今日者，百丈之功，尊貴爲難得的禪史。達摩至百丈之間，別無禪制，本清規實施後，不立佛殿，僅設法堂，僧堂，方丈，依臘安排，專以參請，擇衆中之賢爲十職，分爲東序、西序、寮元、堂主、化主、莊主、知殿等職，自居方丈，常出法堂。上堂、陞座、小參、垂示而激勵大眾。一〇〇四年出版。唐宋之間，失掉清規，僅有諸儒遺爲後代的引文。(大四八・一一〇九)

(一八) 原人論：一卷四篇，圭峯宗密作。一斥迷執、二斥偏淺、三直顯真源、四會通本末。即初破儒道二教迷執，次斥小乘偏淺，次顯實大乘真歸，最後和會諸教。(大四五・七〇七)

(一九) 信心銘：一卷，三祖鑑智禪師著，四言一四六句，五八四字，韻語闡明達摩以後佛祖單傳的禪要。按三祖(一六〇六)性好山水，隱於廬山，因後周武帝破佛，往來司空山等，住址不定，傳三祖法。隋開皇十三年，得道信傳衣鉢，遊羅浮山，又歸舊所，爲四衆說心要，隋煬帝大業二年示寂。唐玄宗諡鑑智禪師。(大四八・三七六)

(二〇) 宗鏡錄：一百卷，永明延壽撰。九七六年書成。教禪兼說，大乘經論六十部，中印聖賢

三百家書及禪錄。律，俗典，圓融和會。以爲心外無佛，觸目皆法，當作修心法要。黃山谷云：「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爐香」。又得佛序云：「讀楞伽經，佛語以心爲宗，因製宗鏡錄」。永明自序云：「今祖佛大意，詳經論一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設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制深義，撮略實藏圖詮，同此顯揚，稱之云錄，分爲百卷，大約三章(標宗、問答、引證)，先立正宗，以爲歸趣，次設問答，以去疑情，後引異詮，成其圓信，茲以妙善，普施含靈，同報佛恩，共傳斯旨耳」。(大四八・四一五)

(二一) 明覺禪師語錄：六卷，雪竇明覺禪師語錄，第一卷：翠峰寺，雪竇寺語錄。第二卷：舉古，歌頌，明覺後錄。第三卷：拈古。第四卷：上堂，真讚。第五卷：偈頌。第六卷：三寶讚、雜著等。(大四七・六六九)

(二二) 默照銘：宏智正覺禪師作，宋代有臨濟宗大慧宗杲禪師，曹洞宗宏智正覺禪師，各建法幢而張化門，門下互相排斥。宏智門下罵大慧門爲看話的邪禪。大慧門下罵宏智門爲默照的死禪。但宏智不以爲苦，反以爲真實顯示自家宗風，即作默照銘一篇，舉示學人。全篇四言七十二句，二八八字，默是寂默，照是照了，定慧圓明，體用兼帶，可以看出曹洞的宗風。

(二三) 宏智禪師廣錄：九卷，一六三二年出版。上堂、頌古、拈古、小參、法語、真贊、下火、偈頌、箴銘記、行業記等。按宏智正覺(一七五一—一八一七)禪師，姓李，十一歲得度，十四歲具戒，十八歲遊方，至丹霞而契悟，止真歇六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示寂。遺偈云：「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大四八・一〇)

(二四) 大明高僧傳：八卷，天臺慈雲寺如惺衆先撰。第一譯經一人附錄三人，二三四義解者，五六七八習禪者六十八人，附錄三十人，宏智正覺爲首。神宗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書成。唐宋元明

四朝高僧傳之一，屬於史部的高僧傳。(大五〇・九〇一)

(二五) 護法論：(一)二卷，無盡居士張商英撰。商英爲相國(一一一〇)，曾不好佛，後讀維摩經，有所感悟，參禪精究，遂作此論以明護護大法之志。(二)十卷，宋濂著。金華人，字景濂，元朝進士，一三五七年爲國史編修，辭隱於龍門山。又仕於明太祖，後參於千巖長和尚，得了悟明，閱讀大藏經三次。書成於洪武九年以後，論旨在護法扶宗。(大五二・六三七)

(二六) 如淨和尚語錄：二卷，侍者文素等編。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諸山歷住間的語錄。上卷：清涼寺、淨慈寺、瑞巖寺、再住淨慈等語錄。下卷：景德寺語錄、上堂、小參、普說、法語、頌古、佛祖贊、小佛事、偈頌等。一二二九年出版。(大四八・一一一)

(二七) 尚直篇：二卷，空谷景隆著。辯駁古今諸佛家之說。序云：「宋儒深入禪學，以禪的性理著書，立言欲歸功於自己，所以反於行而排佛，設此暗機，不欲人知，以佛法擠明用暗者，無甚於晦菴者，余爲之著尚直篇」。明知特以宋儒爲對象。

(二八) 鼓山志：十二卷，釋元賢編，一六〇八年出版。勝蹟志，建置一開士、二貞珉，三至十藝文、十二叢談志等。

(二九) 鼓山晚錄：六卷，鼓山元賢著，侍者道順錄。普說、問答、法語、偈、頌古、自贊、考記、祭文、序跋、道場疏、募化疏、詩塔銘等。

(三〇)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道原著。七佛乃至法眼法嗣，中印佛祖一千七百一人傳記。又二十八卷至三十卷爲列祖法語、頌、讚、偈、其他石頭參同契，傳大士心王銘，三祖信心銘，顯宗記，證道歌，草菴歌等。或說不是道原著，而是拱辰禪師著。一〇〇四年書成。據說湖州鐵觀音院拱辰禪師，撰錄上京，上進途與一僧同船，示之。僧盜去上進，乃是道原。拱辰聞其流布而云：「我意爲明佛祖

之道而已，彼我何屬亦同，豈爲名利耶？」（大五一·一九六）

（三二）居士分燈錄：二卷，朱時思著。一六三二年書成。西天維摩詰乃至明朝無相。禪籍志評云：「初說出家本分，後又說：契得祖師禪，明爾明德，覺爾覺性爲足，有帶累遺妻孥所縛，故世尊出家，令人做之。同心向大而入娑婆苦海。故佛是儒之大者。出家不是本志，唯一念圓修，相應本分就足。」

（三三）參同契：五言四十四句，二二二言古詩。石頭希遷作，七五〇年作成，編入傳燈錄第三十卷，禪門學問寶貴書。希遷是達磨八代孫，曾讀肇論，有所感，遂作此書。或說作書原因，爲調解南北兩宗的爭論。大意以爲現象即實在，圓融相即，參者參差，形容差別界的現象。同者同等，本體平等，一如實在，實在與現象，同互融即，毫無別離，是爲契，契者契合，然則參同契的三字，表示體相用三大，實爲禪宗宇宙觀。

（三三）指月錄：三十二卷，瞿汝稷著，一五八二年集成。第一七佛偈，諸師拈頌，諸經語句。第二應化的賢聖，文殊乃至澄觀二十九人。第三西天二十八祖。第四東土六祖。第五南嶽、青原、馬祖、石頭。第六傍出的諸師，僧那乃至圭峯。第七未詳的嗣法者，泗洲乃至文通四十九人。第八——第三十，百丈乃至治父。最後二卷爲大惠語要，禪籍志評該書云：「應化賢聖篇有文殊、天親、維摩、善財。何時應化呢？嗣法未詳篇有宋大宗，歐陽修，元曉，神照，可謂杜撰。」

（三四）釋迦譜：五卷，梁僧祐撰。一六三二年出書。釋尊系譜傳記，釋迦族系譜，諸弟子系譜，提婆，羅雲等出家，竹林精舍緣起，淨飯王涅槃，釋迦涅槃記，阿育王造塔記等三十四品，引用大小乘文。（五〇〇一）

（三五）從容錄：六卷，萬松行秀著。垂示、著語、評唱於天童宏智頌古，萬松自兵華以來，退居燕京報恩寺從容菴，受湛然居士勸請而作此書。爲省天童學海的波瀾附會的巧便與學人檢討之功，

對比佛果的碧岩集而作。實爲禪門寶貴的語錄。（大四八·二二六）

（三六）碧岩錄：十卷，宋佛果圓悟著。張無盡講佛果住碧岩，此間評唱雪竇頌古集一百則。每句垂示，舉公案，著語評唱。梁武帝問達磨乃至巴陵吹毛劍。（大四八·一三九）

（三七）無門關：一卷，又名禪宗無門關。宋無門慧開著。從諸禪錄中抽出公案四十八則，附之拈提與頌。無門安居西湖，紹定二年（一二二九）恭遇天基聖節，即拈提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爲天子祝聖云。（大四八·二九二）

（三八）禪關策進：一卷，雲棲株宏撰。一六〇〇年出版。諸祖法語、苦功、諸經引證。自序云：「出家當時，佔得禪門佛祖綱目，得知古宿參禪刻苦後，集五燈，諸語錄，從中取出實參實語作禪關策進。」（大四八·一〇九七）

（三九）禪家龜鑑：一卷，韓僧宗遂著，一五七九年書成。

（四〇）禪門實訓：二卷，妙喜，竹菴共著，古聖賢教訓，一一七四年以前出版。

（四一）禪餘外集：八卷，永覺諸文集，書、文、詩銘，一六七六年出版。

（四二）禪林疏語：四卷，明永覺禪師撰，設齋施食等，一七八一年出版。

（四三）禪林類聚：二十卷，元善俊著，諸家語錄一百二十類，一三〇七年書成。

（四四）禪苑清規：一卷，慈覺宗照著，又名崇寧清規，一一〇三年書成。

（四五）禪苑蒙求：三卷，少林志明撰，以文字禪爲正法眼，韻語五百餘則。

（四六）禪宗正脈：十卷，明釋承著，釋迦佛乃至大潯行法孫，傳燈錄。

（四七）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覺範德洪撰，一百人僧寶傳。百禪師傳。

（四八）禪源諸詮：一〇一卷，圭峯定惠著，分禪爲五種，調合教禪。

（四九）增集續傳燈錄：六卷，南石文秀著，史傳體傳燈錄，永樂十五年上進。

（五〇）僧寶正續傳：七卷，石室祖秀著，羅漢南至黃龍巖，二十八人列傳史。

（五一）叢林盛事：二卷，宋道融撰，一一九七年出版。聖賢言行錄。

（五二）續稽古略：三卷，明幻輪撰，元明兩代事蹟，史家必携之書。

（五三）續傳燈錄：三十六卷，景德傳燈錄後的禪宗史傳，首山省念法嗣乃至靈隱崇岳法嗣。圓極居頂禪師著。（大五一·四六九）

（五四）續高僧傳：三十卷，唐釋道宣撰。一九七五年出版。不僅錄禪僧。卷頭譯經諸篇，記有梁揚都，扶南國僧伽婆羅傳。自序云：「距梁初運，終於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載，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一譯經、二解義、三習禪、四明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科。」（大五〇·四二五）

（五五）楚石禪師語錄：二十卷，一三六七年出版。第一目錄，福臻寺語錄。二三永祚寺語錄。四五六七大報寺，本覺寺，光孝寺，永祚寺等語錄。八代別。九乘拂小參。十一舉古。十二頌古。十三十四佛祖偈贊。十五法語。十六——十九偈頌。二十雜著，水陸陸座，行狀，塔銘等。

（五六）祖庭事苑：八卷，宋善卿師節撰。一〇九八年書成。二千四百餘項目。佛教、世典故事、出處、鄉談、俚語、方言、時說等。雲門、雪竇、天衣等外五六禪錄，容易探見，其他因無目錄，不便索引，但古今禪籍中唯一辭典，爲各書引用，珍重。

（五七）道餘錄：一卷，明獨菴道衍撰（一三〇二）。指摘二程子朱子排佛的語句，而作辯難破碎。論旨正確，亦極勇敢，著者於燕王稱帝後，還俗輔政，而受到毀譽褒貶。

（五八）癡絕禪師語錄：二卷，光孝寺、崇聖寺、景德寺、法華寺等語錄，法語，曹源和尚語錄，

普說等。達磨大師的法語云：「楊子江心波濤騰沸，一葦可航如履平地，蓋亦暫時遊戲，豈足以盡此老，十萬里西來之本意，人皆有心人皆作佛，胡為西來，遙相誑惑，心在何處？佛是何物？帶累神光無處尋，後代兒孫斷漏網」。

(五九) 傳法正宗記：九卷，杭州佛日契嵩明教大師著。一六〇二年書成上進仁宗，勅入藏經，論評公明正確，最好的參考資料。(大五一·七一五)

(六〇) 洞山錄：一卷，又名洞山悟本禪師語錄，玄契編。洞山大師初發心，過水悟道後，於洞山為人度生，六十三年的語要。五位，寶鏡三昧、玄中銘、新豐吟等。(大四七·五〇七)

(六一) 東坡禪集：九卷，錢塘楊簡會聖學校，徐長孺集。詩文集，第一頌：自釋迦文佛至碎僧圖頌。第二如來出山相贊。第三偈。第四銘。第五記。第六書。第七序傳文疏。第八禪喜記事。第九佛印回答，語錄等。此中第八頌尊者云：「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實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明萬曆一八年(一五九〇)出版。

(六二) 頓悟入道要門論：二卷，唐慧海撰，一三七四年出版。上卷：頓悟入道要門論。下卷：諸方門人參問語錄。

(六三) 寶林傳：十卷，唐慧炬著。唐德宗貞元十年(七九四)書成。集成七佛二十八祖偈，唐初以來傳法宗師的機緣，作為一書，初付法藏傳等書，無七佛及列祖傳法偈，又七祖婆須密尊者名，始出於此書云。

(六四) 翻譯名義集：七卷，宋法雲編。把梵語翻為中文。可以當作梵語辭典。第一卷：十種通號乃至僧伽衆名十三篇。第二卷：八部乃至時分十一篇。第三卷：帝王乃至顯色十四篇。第四卷：總明三藏乃至衆善行法十篇。第五卷：三德秘藏篇乃至通數譬喻篇六篇。第六卷：唐梵字體篇乃至陰界入法篇四篇。第七卷：寺塔壇幢篇乃至統論二篇篇

六篇。合共六十四篇。梵語下舉譯語，引用諸經論語句，以示出典。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出版。(大五四·一〇五五)

(六五) 佛祖通載：三十六卷，華亭念常撰。大古乃至元順帝，歷代帝室記事，此間高僧傳記，有關佛教事蹟等，涉及內外兩典，引證賅博，闡明故事典據，稱為寶貴。(大四九·四七七)

(六六) 佛祖統記：五十四卷，宋志磐撰。釋尊以下中印高僧傳記。釋迦本紀，西天二十四祖，東土九祖，諸師列傳，山家教典志，淨土立教志，歷代會要志等，總分十九品，專記禪宗歷史。(大四九·一二五)

(六七) 佛法金湯篇：十卷，徑山悟宗心恭著。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書成。周照王乃至元順帝，歷代君臣，外護佛法者的傳記。

(六八) 應居士語錄：三卷，上卷為居士傳記，中下卷為詩偈等。

(六九) 輔教編：十卷，明教契嵩撰述。原教、勸書、廣原教、孝論、壇經贊等五篇。因當時諸儒群起，以佛法為異端，不能默忍，即作該書，論斷儒佛二教的異同優劣，當作破邪論。

(上接第二十一頁)

況從無佛教素養的外國人。回頭佛教內實有一大思想群，不但宗教，也有哲學，文藝等等，所謂三藏實全文化系統的一大寶庫。面對這寶庫如何開發，是最大問題。我們的祖師，所謂教相判釋，如天台四教義等亦是一種的開發法。但時至原子太空時代，如何顯現佛教教理，這是我們當面的問題。參考外國人對於佛教的解釋，當然可以借他山之石。古人所謂唯識三年俱舍八年，當然是表示研究佛教的難關，可是唯識俱舍是研究佛教必須經過的關門，大乘佛教是由小乘佛教演進出來的，只研究大乘佛教而不知小乘佛教，可比是一種空中樓閣，無有基礎的東西。我們希望佛教徒的集團，研究再從小乘佛教做起，做成一個有系統的佛教教理來領導世界。

人生第十二卷第十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訂售刊費 一、九三三、〇〇

共收 一、九三三、〇〇

支出部份

印刷費 一、四五〇、〇〇

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

郵資雜費 三九一、八〇

上期透支 六五〇、九六

共支 二、六九二、七六

透支 七五九、七一

茲承

覺光法師捐助臺幣二百元

法宗法師捐助臺幣一百元

元果法師捐助臺幣二百元

特此

鳴謝 人生雜誌社 啓

印藏紀念堂功德錄

游煥英捐新臺幣二千元

林鶯鶯捐新臺幣一百元

林文珍捐新臺幣一百元

林文昭捐新臺幣一百元

詹淨道捐新臺幣一百元

屈文六捐新臺幣五百元

環島一週記遊

聖 殿



這次爲

了催繳若干
訂戶的藏經
欠款，奉恩
師東老人命
，陪同印藏

委員會財務組長，也是藏經的實際發行者張若虛居士，往臺灣東南部兜了一轉。從臺北出發，經過臺中，到達高雄，再往臺東，經由花蓮，穿過中央山脈的橫貫公路，又到臺中，而返臺北，除了未經蘇花公路，我們已近環繞寶島的一週；自十月廿日下午整裝就道，至十一月六日下午回到臺北，以時間計算，也是剛好一週。

來臺十一年多，環島，已非一次，但於重行出家之後，這是初次遠行，也是初次外出時間最久的一次。故於所見所聞，頗多值得記載的事物，回來以後，每每縈迴腦際，覺其頗有執筆一吐的必要。同時本刊要出印藏紀念專號，我此遊記，可能也是爲大藏經事，最後一次環島的記載，故而添附驢尾，湊湊熱鬧。現在即以日程先後，次序補寫如下。

十月三十日

我現住在中華佛教文化館，但因為來得太遲，所以不是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的人員，對印藏會的一切業務，簡直一點也不懂，這次外出催收經款，如果不是張若虛居士的陪伴，我是不得要領的，與其說若虛居士陪我，倒不如說我陪若虛居士。但他爲了尊重三寶，堅持由我攜帶名片，並且代設頭銜，代爲印妥，他則自願居於副角地位，這是他的可敬之處。

我與若虛居士，都不是很有空閒的人，我要編校人生，他要發行藏經及覺世，計劃了好久，才得抽空外出一趟。直到今天上午，他還忙著藏經的包裝與寄發。他又怕這次外出之後，趕不及回來寄下期的覺世，故將數千份封套上的讀者名條，也搶着貼了起來。

我們的主要目的地，是在南部與東部，但因臺中念生居士的夫人新喪，並定於明天假臺中寶覺寺開弔，念生居士畢生研究佛學，堪稱著作等身，爲佛教文化的宣傳與發揚，可謂不

遺餘力，所以也是影印藏經的主要功臣之一。我們既然道經臺中，應當趨前弔慰。

我們由臺北乘坐下午四點五十分的柴油快車，到達臺中，已是七點多了，我們的落腳點是西區慎齋堂，坐三輪車到慎齋堂，時間已近八點，慎齋堂的大門雖然開着，裡面側廂邊門，却已關得緊緊的，僅僅看到一點微弱的燈光，從玻璃窗中透射出來，看樣子，裡面的人，已經睡了。我們倆人，事先並未計劃到臺中落腳，所以沒有預先通知，乃是不速之客。我們在窗外叫了幾聲，也許我們是大陸口音，尤其是男人的口音，慎齋堂是女衆——優婆塞的道場，在夜靜之時，或者是不敢應門，或者根本沒有聽到。我們無法可想，準備上街找旅館下處時，被朱印六先生發覺了。她是臺中保育人員訓練班的老師，她說慎齋堂將遷新址，訓練班也將停辦，她住的那幢房子即將拆除，她快要離開臺中，到臺南去和長子同處了，她在慎齋堂，已是十多年，行將離去之時，頗多依戀，也頗興回憶，所以獨她

一人，尚未就寢。於是，她把側廂的邊門，叫開了，堂主張月珠居士也起來了。其他的人，也被我們驚動了，泡茶、倒水、下麵、鋪床、張帳，忙成一團，我們真覺得不好意思。一切停當之後，已是九點鐘了，但我們並不就此休息，我們還得去念生居士的府上，連夜慰問一次。張堂主年來血壓很高，入夜每每失眠，我們不敢讓她久等，所以請她先睡，但却打擾了一位林小姐，直到我們由蔡府回來，她才去睡。可惜念生居士，因爲明天即在寶覺寺爲夫人開弔，並且伉儷情深，夫人停靈寶覺寺，他也無心獨自回家。我們空自走了一趟。

十月三十一日

在計劃中的行程，今天的上午，先去寶覺寺弔喪慰問，然後參觀幾處道場，並參拜正在閉關中的南亭老法師，午後便乘快車，繼續南下。故於昨晚到達臺中，一下火車，先把今天下午一點多鐘南下的車票買好。

上午八點鐘左右，叫了一輛三輪車，從西臺中的慎齋堂，向北臺中的寶覺寺出發。早晨的空氣很好，臺中

雖已很久未雨，早晨的馬路，即使是泥沙成堆，卵石嶙峋，尚無塵沙飛揚，泥濘翻滾的現象，但我們所乘的那輛三輪車，車破車夫老，一踏一吱咯，一轉一脫軸，尤其是走的上坡路，它的行車速度，幾乎跟牛車相近，我們坐在上面相視苦笑。我想：坐這種車，無異是殘忍的行爲；但如不坐它，也是殘忍的行爲；他因年老，無力掙得足夠的錢來購置新車，因為車破，賺錢已少，要是大家不坐他的破車，他便賺錢更少，甚至無錢可賺，終至挨餓忍寒以死！這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道理，也是人生社會的慘劇。想到這裡，不禁爲之心酸！

我們見了念生居士，在其夫人靈前行禮之後，說明我們兩人，係代表中華佛教文化的東老人及琉璃經舍的少齊公，特地前往，致弔致慰。念生居士非常感激，他見了我們，精神上雖現得很平靜，然由他的顏貌中，依稀看出喪妻之後的悲傷感來。他自己也對我說：「從這次的考驗中我才覺得學佛數十年，毫無一點工夫可言。」這使我想起了莊周喪妻，擊盆而歌的故事來。思想超逸而如莊子，妻子死了，也不能無動於衷。實際上，這就是人類的莊嚴處，也是人性的可貴處，站在人的本位上，這種喪偶的哀思，乃是不能沒有的。不過念生居士雖在哀思之餘，仍有他的安慰，他說：「這回內人去世，並未能夠預知時至，但在臨終時，却能清清楚楚地正

念精進，佛號不絕，故於命終之後，雖過四十八小時，依舊面目如生。同時甘珠活佛與演培法師，也都來過了，並都誦了經。」一個佛教徒，一生勤奮修習，目的即在命終之時，心不顛倒，意不貪戀，念生居士見其夫人得此瑞相感應，自可心安了。

我們到了寶覺寺，先至大殿禮佛，該寺佛學院的一位尼同學，誤以爲是寶覺寺的客人，上前來把我們的兩隻提箱往客堂裡送，其實我們也的確要拜訪一下聖印法師及林錦東居士的。故於停靈的塔裡向念生居士告辭出來，便去拜訪寶覺寺的兩位主人——聖印法師的職務不久以後便要交還林錦東居士了。寶主見面，相談頗快，尤其是林錦東居士的好客加上辯才，更爲生色，他談到他的覺生和覺生的經濟困難，所以暫改半月出版一次。又談到寶覺寺，他看看聖印法師接看對我們說：「我的這位老弟，現已有了一個規模很大的道場，明年我又要負責寶覺寺的整理了。」他還談到中國佛教的現狀，以及未來的展望。在我看來，青年的一輩之中，林錦東居士還不失爲一個有魄力能做事的人才。

臨走時，聖印法師特爲我們喊了一輛三輪車，並且搶着替我們付了車錢。

準備去東臺中菩提樹雜誌社，看朱斐居士，但走出寶覺寺不遠，路上遇到了他，爲了要看他的雜誌社，我們還是去了。朱太太一人在家，她雖

不認得我，却向我頂了一個禮。那是一間開門面的二樓平房，非常樸素，滿屋都是堆的掛的供的書籍雜誌，各種聖像，及印光大師等的字軸，那是一個家庭化的佛堂，但也像是出版社。

慈光圖書館，久已聞名，特別去參觀了一趟，可惜是星期一休息，據說書在書庫裡，除了兩小廚經典，我們只參觀到一座規模不算太小的講堂。

最後轉到南臺中的佛教會館，參拜南亭老法師。

自從春天去臺中恭送南老進關之後，這是初次見面，他的神情，非常愉快，面色紅潤光亮，好像比進關時胖了一些。其實閉關的人，對於生活的安排，並不輕鬆，特別是南老，他除了關中的恒課，還要爲學生們講授佛學與古文，外加幾十本文卷子及來往的信件。尤其是信件，南老的個性爽直慈祥，不管是誰，有信必覆，正因有信必覆，信件的數量也就越發增加，所以他在關中，真正看經的時間，極其有限。我和若虛居士，拜見南老之時，剛過上午十點，這段時間，本來是另有安排的，但因我們遠道趨訪，只好陪着談談家常。

他看看我，問問我的健康近況，接着對我若有所思地說：「我第一次在上海沉香閣的廊下看到你，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那時你還是小孩子，你的臉是圓鼓鼓的，很討人喜歡，所以特別向你問了幾句話。」南老的記心真

好，因那已是十三四年以前的事了。但在我的回憶中，當時的印象，和現在的南老，並無多大的差別，所不同的，也許只是多了少許白頭髮。

快近中午了，南老關照該館的總務，預備我們的午飯，但他特別說明：「我的客人很多，不必另外加菜，便菜便飯好了。」跟着又向我們兩人說：「你們兩個是自已人，相信不會生氣的。」其實南老是我們兩人的尊長，唯有如此，才更顯得親切。但在吃飯的時候，還是特爲我們加了幾隻菜。南老是佛教會館的客人，我們是南老的「客人」，終究還是把我們當做客人來招待。

午後南下，是乘的坐臥兩用柴油對號快車，這對於我，也是初次。這種車子，因爲代價高，所以也較舒適。如坐慢車不唯達站必停，而且旅客擁擠，上車時候，動作稍慢，便會失去坐的權利，如是長程乘車，簡直令人焦急煩擾不堪，尤其每過山洞遠道，雖將窗子關上，仍有坐在充滿煤氣的刑具室裡，接受慢性謀殺的感覺。等到下車的時候，渾身上下，滿頭滿臉，乃至耳孔鼻腔，都是黑黑的煤灰，漬着油脂，穢着塵沙。坐臥兩用的柴油對號快車，就不同了，第一、它不用燒煤，沒有煤灰，已往乘車，怕上靠近車頭的車箱，柴油快車，却以買到靠近車頭車箱的坐次爲幸運，因爲行車速度較快，列車過處，若遇天氣乾燥，鐵道和鐵道的兩側，便會激起濺漫

的塵浪，前面的車箱始終走在塵浪的前頭，後面的車箱却在塵浪中前進了，有時候列車隨着鐵道的彎曲，蜿蜒前進，正像搖尾擺尾的蛟龍，把尾部伸在迷霧中嬉戲。所以坐在後面的車箱裡，比較吃虧一些，但比慢車，却又好得多了。第二、所謂坐臥兩用，顧名思義，可以坐，也可以臥，位子很寬，也很講究，具體些說，它有點像理髮店的坐椅，但却更為寬大一些。第三、車上有茶供給，也有報紙雜誌送到旅客的手裡閱覽，車上每節車箱，有一位經過專門訓練，態度和藹，面貌清秀的女服務員，用麥克風向旅客報告列車行程及每到停站的站名，在行車中，還會遞給旅客門數次擦臉擦手的濕手巾。如果旅客之中，有什麼疑問，或有什麼事情，她們都會盡可能地予以協助，臨到終站，還會親切地向旅客們說聲謝謝，道聲再見。凡這種種種，對我都是新鮮的。

在車上我們遇到了前任省佛教會理事長，他要我們今晚住到他的高雄龍泉寺去，但是我們的目的地是月基法師的棲霞精舍，於是婉謝了他的盛意。不過我答應他如果時間許可，明天將去專程拜訪他。

棲霞精舍，應由高雄車站，乘屏東線或鳳山線的公路車，在五塊厝下車。五塊厝，我曾住過兩年多，可謂舊地重遊。但到五塊厝下車後，竟又感到陌生起來，因為棲霞精舍是新

近的建築，高雄至鳳山的公路兩側，也添了更多新而且大的建築物，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臺灣各地的建設，也有類似的情形了。

今天來到棲霞精舍，雖還不到下午六點，因為初冬日短，太陽已經西下，加上我們又是不約而訪的不速之客，他們的晚飯已經吃過了，但是月基法師一見我們，便說：「稀客稀客，旅途辛苦了，請先洗一把臉，喝一杯茶，休息一會。晚飯以後，再洗一把澡，正巧我還沒有吃晚飯，我們來一個老實，下幾碗麵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還沒有吃。

月基法師的好客，招待客人的殷勤，是教內熟知的。尤其難得，他對客人固然殷切，即對自家的住眾乃至打雜上灶的道人，也能夠一視同仁，相敬如賓。他的確會到了平等平等的佛法要義，最低限度，他對於相處相接的人，已是如此。初次見面，往往誤其虛偽，久久始知，乃是出於真誠。於是，月基法師，將我們介紹給他的同住道友，又將他的同住道友，介紹給我們。

按照計劃，明天一天，在高雄市訪問各家欠款的藏經訂戶，明晚回到棲霞精舍，早些休息，後天一早，便搭金馬號公路車往臺東，然而，既到靠近鳳山的五塊厝，應該去鳳山佛教蓮社，看看正在病中的煮雲法師。那末，這個節目，祇好排在今天的晚上

了。

鳳山，我是熟悉的，月基法師，却要堅持伴送，真是過意不去。

煮雲法師的容貌，較前大為消瘦，由於我們的突然見訪，他在黯然的神情中，也放出了興奮的光彩，依稀還可看出他未病之前，那股雄勁無畏的氣概。他是一位有著足夠精力和高度熱忱的佈教師，經常環島佈教，作獅子吼，愛國衛教，不遺餘力，故曾有過「愛國僧人」的榮銜。正因他的為法忘身，到目前為止，較為有些辦法的法師，都已有了各自的道場，他在為國為教付出了健康的代價之後，依舊寄人籬下，他是鳳山蓮社的導師，但却不是該社的主持。當我問到他的經濟近況時，他則喟然而歎：

「久病無孝子，何況我是出家人。目前雖有一兩位弟子經常供給部份醫藥費用，但已不足我醫藥所需，天天吃藥，已經數月，坐吃山也空。」接着頗似哀傷地地下個結論：「這是宿世的業障！」

當我們回到棲霞精舍，浴罷就寢，已是十點多鐘，很少出門，一天下來，已經够累了。

十一月一日

兩年多不見，高雄的市容，變了很多。上午八點多鐘，乘公路車，到了市區，為了逐戶拜訪欠款的藏經訂戶，便以鐘點計算，包了一輛三輪車，我與若虛居士，一瘦一胖，配得很

好，對於三輪車夫，不沾便宜也不吃虧。

先到市郊的義永禪寺，義永禪寺雖屬高雄市，但已靠近大貝湖，三輪車來去，竟化了一個小時，最不巧的，義永禪寺的負責人，剛好去了高雄市區，我們只好拿出一張名片，給她留了幾句話。令人不解的，義永禪寺正在建築一座美倫美奐的大殿，竟會繳不出區區的經款。

由義永禪寺返回市區，便去高雄佛教蓮社，這是道宣法師所主持的道場，道宣法師是一位重在行持的青年法師，向為我所仰佩。然自今夏以來，由於多種逆緣，所形成與女尼間的桃色糾紛之後，對他的名聲，頗為不利，直到目前，尚在與有關的居士相互控告與訴訟之中，與其說這是道宣法師的不幸，更是中國佛教的不幸！道宣法師的案子公諸報端新聞之後，初機的佛子，對於僧眾的信心，可謂一大打擊。社會一般對於僧眾的印象，一時至於壞極。教內談論起來，無不感到痛心。愛護佛教的人，無不希望這是一場月黑風高的深夜惡夢，天亮之後，必將歸於明朗和清醒。

以前我住高雄的時候，數見道宣法師，並且每見必拜，也許緣份不足，他對於我，從來不加注意，也就不會認得，我也自知苦惱，從未自我介紹。今春他曾一度到了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由我頂禮倒茶相陪之後，總

算認識了。這回我與張若虛居士造訪他的蓮社時，便以熟人相待了，但他並不認識若虛居士。

此行的任務是催繳經款，故於拜佛禮僧之後，先把藏經會的若虛居士介紹給他，同時介紹若虛居士，即是「覺世」旬刊的發行人，並提及「覺世」會爲他的事件，刊過幾篇頗富道義精神的文字。他聽至此，內心對於若虛居士的感激，是可想而知的。世人每好打擊落水的狗，趨炎赴勢，落井下石，但在他的厄難之時，竟還有人伸出持平公道同情援助之手，實在難能可貴。隨即他便滔滔而談，他的福州口音，雖稍滯澀，所談內容，則條理分明，使我領會道宣法師，確是頗有識見的人。

但在我們告辭臨別之時，使我有點反感。道宣法師見我們起身要走，他便就地一躍到底，我以爲禮的是我，我却還是名字的沙彌，怎敢消受比丘的頂禮，連忙放下手中的東西陪他一同頂禮。但他站起之後，趕上正在走動的若虛居士又是一躍到底。這是釋迦世尊的前身，常不輕菩薩逢人必禮的精神了。其實，這是他對若虛居士表達由衷的感激，因爲道宣法師並不是逢人必拜的人。當然，他有他拜與不拜的選擇自由，唯從佛法的大體上說，這種選擇白衣而拜的精神，是很難得到佛教的理論根據和絕對同情的。這一點，如能得到道宣法師的承

認，願其再三考慮。因爲正信的居士，決不希望比丘的頂禮。所以辭別道宣法師之後，若虛居士便對我說：

「接受僧寶頂禮，豈不成了四寶？阿彌陀佛，怎麼承受得起。害我這個胖子，也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若虛居士大腹便便，五體投地，極爲不便，故他除了長老輩的法師，很少就地頂禮，他進高雄蓮社，未禮道宣法師，臨行辭別竟又叫他非禮不可，但他胖子頂禮到地，實同就地打滾。

接着，拜訪高雄佛教堂，這座道場，興建已經好多年了，由於內部派系糾紛，直到現在，尚未全部落成。說起來也真痛心，佛教主張無我，主張平等，但是信了佛的佛教徒中，往往明知無我，却又偏偏執我，個個想做老大，人人都有主見，終究弄得四分五裂，各自爲政，大家不肯認錯，其實大家錯了。高雄佛教堂，本來該是落成的時候了，但却並未落成，本來是朝氣蓬勃的，現在却暮氣沉沉。兩年多前，月基法師主持階段中，我曾在那裡作過幾天客，那時情況，殊足欣慰，所有信徒，每見法師，不論地下佛與不佛，無不就地頂禮。故在我的印象中，高雄的信徒要比臺北來得虔誠，那也是興盛的佛教所應有的氣象。可是這次再去，他們固然不認得我，我也不敢希望接受頂禮，他們之中有的竟連合掌，都帶一點勉強，

也許我的相貌不够莊嚴，所以如此。我在這裡，熱切的希望，高雄的信徒，仍然回復到數年前的信仰。佛教的道場，最好仍由出家人來主持與宏揚，否則化了許多的心血，徒有一座空洞而無靈魂的建築物，想也不是發起籌建者的初衷。

我們的任務是催錢而不是佈教或參觀，所以時近中午，他們雖也準備留飯，我們却告辭了。

接着，我們又一連訪了兩個訂戶，所得的效果，並不理想。討債的人，總是不受歡迎的，即使我們口口聲聲說是訪問實際情形，而非逼着要錢，但是不明大義的人，仍然敬我們於冷眼惡語，故意找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來欺騙和駁駁我們。

一個上午跑下來，高雄市所要找的對象，總算全部找過了，時間快近午後一點。現在要解決午飯問題了。

曾在各家佛刊上見過，高雄市新開的「中國」，是南部唯一的素食館，我曾看到過由「中國」寄發的菜單，名稱全用佛門習常的術語集成，並說凡爲出家人前往，一律免費供養。當然，我們不求「供養」，但求能有素果腹已足。

「中國」的環境很靜，也很雅，設在愛河的東岸，既有都市繁榮的便利，也有園林水色的情趣。在都市中住膩了的人，到「中國」一遊，別說吃素菜，單是這樣的環境，已經值得

嚮往。這本來是立法委員黃玉明居士的寓所，現在他家住在樓上，樓下則改爲佛教居士林及「中國」素食館了。

我們的目的，只在找飯吃，所以沒有驚動「中國」的主人，同時他也不曾見過我。

一人一盤番茄燴飯，再加一碗川菜豆腐湯，便將我們兩人填得飽飽的了。一共算了新臺幣二十二元，味道可以，價錢尚稱公道。

昨天在火車上，曾對隆道法師說過，如果時間許可，一定去龍泉寺拜訪。「中國」出來，時間還早，便由體育場前搭乘十九路市公共汽車，往龍泉寺走了一趟。很不湊巧，隆道法師已於下午去了臺南。不過身到心至，總算已經到過龍泉寺了，這是高雄目前最有規模的一個佛教寺廟。

龍泉寺出來，便到公路局車站，預購明晨直放臺東的金馬號快車票，但是，我們沒有想到，下午去買已經遲了。於是，我們逼得在高雄多呆一天了。若虛居士埋怨地對我說：

「我們早上一來就買明天的車票，那該多好。月基法師那樣客氣，我們兩個年輕人，竟又那麼無聊，再去逗留一天。」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只怪我們出門經驗不足。且把後天的車票買好再說罷。現在，除非去住旅館，只有打擾棲霞精舍，但住旅館，總還沒有必要。

看看時間還早，又去鳳山的兩家欠款訂戶跑了一跑。我們先到鳳山蓮社，由煮雲法師帶我們去。煮雲法師臥病以後，已不向信徒家裡走動了，爲了我們，竟又興致勃勃地自願嚮導。我們還怕他的血壓高，經不起辛勞。他在鳳山是很寂寞的，沒有人常陪他談心消遣，但又不能看書用功，聽說我們明天在鳳山還要耽擱一天，他便熱情洋溢地說：

「那末，明天中午請來蓮社吃飯。」

我們感謝他的盛情，但也考慮到他的環境，所以婉謝了。於是他又建議：

「既然不肯賞光，明天一早我到棲霞精舍，陪你們春春鈴子。」

我們說好了，明天一早便去臺東的，所以回到棲霞精舍，月基法師已爲我們準備好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真使我們不好意思。月基法師的經濟近況，也不太好，私人的生活，處處節省，招待客人，却極殷勤。尤其他以長老之尊，稱呼我們總是「二公」「二公」地，連名字都不帶一個。晚飯之後，還煮了一大壺的美國咖啡，請了他隔壁的朱殿元居士等來陪我們談話。這樣的熱忱，在佛教界裡的法師輩中，是並不多見的。

十一月二日

我的身體，一向不好。今年七月份在臺大醫院檢查，身高一公尺七二

五，體重僅四十八公斤，這是十多年來，過磅最輕的一次了；但經查驗，除了白血球稍減以外，其他部門一切正常。每逢疲勞，背部即感劇痛，腦眼也覺昏花，沒有對症的特效方藥，只有經常注射多種維他命乙及維他命丙，我沒有足夠的金錢，對於時間看得尤重，所以不能天天跑醫院，花錢注射，我便買了整套工具，學着自己替自己注射。起初有點怕痛，時間久了，也就成了拿手的恒課。這次出外，我帶了好多消過毒的針頭，但已過了三天，我還沒有機會注射。究竟不是嗎啡針，隔兩三天，也不要緊。今天，可以說是我們整個行程中的假日，起床盥洗之後，我可以篤篤定定地打一針了。若虛居士真沒有用，見我打針，竟把面孔背了過去，他說：

「好大的鋼針，戳到肉裡去，可怕死了！」

他以為打針是一種痛苦，看人打針乃是殘忍。這是他的宅心仁慈，但我何嘗愛好打針，不得已啊！

三天以來的旅途奔波，渾身上下，乃至頭髮裡，也都吃飽了灰塵。今天是一個好機會，衣服全部換過，澈上澈下地洗滌清掃一番。洗滌衣物，乃至被單蚊帳，我已有了十八年的經驗，自知福薄，從不敢去勞動他人，做小和尚時如此，當兵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並願將此保持終身，所以洗來毫不費力。若虛居士就不同了

，有了太太的人，有好處，也有不方便處，早上起床，連蚊帳都捲不服貼；洗了兩件襯衫，簡直傷了他的腦筋。他的襯衫是需要熨的，但他却不會說句套語「行菩薩道，助人爲本」，我只好代勞了。然他總覺過意不去，於是他就歉然地說：

「昨天道宣法師向我頂禮，今天聖嚴法師給我燙衣，我真成爲四寶了。」（四寶一詞是臺灣近年對居士輕法慢僧者的隱斥語。）

其實，爲他燙衣和向他頂禮，那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九點鐘左右，煮雲法師如約而至。

煮雲法師是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人，他對我出家的時間來說，是前輩了，言談之中，却是那麼地平易近人。

一天的時間，就在天南地北，只有話義，而無話題的談說言笑中過去，這是非常輕鬆和諧的一天。因此煮雲法師最後對我們說：「我天天感到頭痛，今天却特別輕鬆，好像已把病痛忘掉了。」由此可以想像，一個病人，他是不能沒有親友的安慰和探視的，這是屬於精神治療的功能。故而北部的師友們，盼望他能到北部靜養一個時期。

晚飯後，在暮色昏黃中，我們送煮雲法師上了往鳳山的公路車，他那魁偉的身軀，消瘦之中，略帶一些僵僵，這是他病中的表徵。上了車，車已開了很遠，依稀看到，仍在人叢堆裡，搖搖晃晃地向我們頻頻揮手。我們回到棲霞精舍，都說：「早些睡罷，明天要起大早，坐長途車哩！」

十一月三日

爲了趕乘上午七點從高雄開出的金馬對號車，忙了月基法師以及他的厨大司，四點多鐘，就爲我們料理早餐，我們五點多鐘起身，早餐已經快上來了。因爲七點鐘以前，公路局班車，尚未出駛，月基法師，昨天下午就給我們特向北五塊厝叫定了一輛三輪車。他送我們上了三輪車，又搶着替我們會了車錢，我們上車以後相視苦笑，真不知道，應該如何感激他才好。月基法師有一句口頭禪是：「我們來一個老實」。但他却是最懂得客氣的人。

金馬對號公路遊覽車，我也初次嘗試。車身左側，貼着一隻雄壯奔騰的銅質金色馬，後面兩脚踏着臺灣，前面兩脚踏着大陸的圖形，它是象徵着由臺灣地區，經過金門馬祖，光復中國大陸，可謂寓意深長。除此以外，它與普通公路車的不同處，是坐位舒適，也是坐臥兩用，左右前後的空间，也較寬鬆，車上除了司機，另有一位服務小姐，她爲旅客服務，遞送報紙雜誌，及擦臉毛巾，照顧旅客安全，報告旅途行程，而且，比諸一般的車掌實是太好了。再則，這種對號車，顯名思義，只要有票上車，絕對會有座位。想起已往曾經坐過一次由臺東開往高雄的公路局直達車，簡直像一隻沙丁魚的罐頭，雙手備足，使人坐也不舒服，站也不舒服，真是活受罪！

行車的全程中，一共休息了兩次，第一次是在枋寮過去的楓港，第二次是在山區之中的大武，停車的站上

都有特為金馬號旅客設備的休息室，頗像一間會客廳，沙發椅、熱茶、冷毛巾，都準備得好好地。像我這個不算上流社會的人，接受這種高級旅客的享受，反覺得有點不配。不過到了大武壠，因為臺東開出的金馬號，在我們先頭過境，休息室中的茶杯毛巾、煙灰缸、果皮紙屑，狼藉不堪，也沒有人去收拾過問，我們這批旅客只好站在休息室外看算了。有人說：這種現象，只有中國才有，吃公家飯的人，每每因循苟且，不負責任。我不知道這話說得是否過火，但這總是不該有的現象。

到達臺東，已是下午零點三十分，我們在車站附近的豆漿店裡，每人兩碗豆漿，一隻麵包，草草地先把肚子填飽。再坐三輪車，直達海山寺。我們的估計，討債的人，總是不受歡迎的，所以準備到了海山寺，把來意說明之後，隨即告辭。我們帶有煮雲法師給知本清覺寺潘妙玄居士的介紹信，預備去到知本溫泉洗一把澡，住一夜。然而清覺寺，也是我們討債的對象，萬一也不受歡迎，我們便準備下旅館了。

可是出乎意料，海山寺的修和法師為人極其爽快，我們一到，遞過名片，說出來意之後，他便連說：「真對不起，真對不起，使得二位遠路迢迢地特為跑一趟。因為忙着建築，手頭感到很緊，故把經款拖延下來。這回既然勞了二位大駕，我當設法全數付清，今天此刻，銀行已經休息，明天上午，一定可以給二位現款。」隨即吩咐他的弟子，為我們順理房間，

把我們的兩隻手提箱也接著送了過去。於是茶水糖果也送了上來。很明顯的，他對我們並不拒絕招待，且還熱忱地歡迎。過了一會，又對我們說：「你們難得來臺東一次，既然來了，就請多玩幾天，讓我陪你們參觀一下東部的名勝及各家佛教的道場，有機會的話，不妨也去蘭嶼島看看那裡近乎原始生活的同胞，我雖很忙，但這應該相陪的。」他和我們雖屬初見，竟有如遇故舊似的情誼。本省的青年法師之中，誠謹持重者，固不乏人，開朗豁達者，以我的接觸，可能要推這位修和法師了。海山寺是臺東的首刹，但於修和法師入山之前，却是年久失修的古老寺廟，現在已是煥然一新，在他手面上整頓交涉，重建增新，海山寺的佔地面積已達二千餘坪，位置近海居市，交通極為便利。現已落成的，有講堂、有寮房、有雲水掛單的客堂，另一座講堂，也在計劃籌建之中。最難得的，是雲水堂，目前臺灣的佛教界，精舍風氣太盛，和尚各住一個精舍，外來而不相識的同道前往參訪，很少可以留宿，即使吃一頓飯，也得碰壁有沒有造化！

本來我們要去知本清覺寺的，一方面是為催款，一方面也想看看正在貧病愁困中的李春陽居士。當我接編「人生」月刊之初，春陽居士就向我發誓保證，如果他寫文章，第一篇便來投給人生，如今將近一年，因他病了，所以沒有兌現。這次既到臺東，應當順便看看他。可是修和法師向我們建

議：只要找到胡調祥，便可免去清覺寺，胡調祥是潘妙玄的丈夫，潘妙玄欠有經款，胡調祥也欠着經款，他倆在臺東鎮開有洗衣店，藏經則存清覺寺。同時，臺東到知本，單程車票每張十多元，行程將近一小時，實在屬於浪費。因此，我們便把造訪清覺寺的計劃打消了。

為了不在臺東耽擱太久，我們叫了一輛三輪車，把臺東鎮要拜訪的幾處拜訪過了。明天方可從容容地休息一個上午，下午乘火車上花蓮。

臺東鎮的範圍究竟不大，不到一小時，要訪的便全部訪完了。

海山寺是臺東最大的佛教道場，也是臺東的佛教中心，那裡多半的佛教信徒都與海山寺有關係，信徒很熱心很虔誠，對於出家人，也特別恭敬，見了法師，多半合十，甚至就地頂禮，這在臺北是少見的。以我看來臺北的佛教事業辦得最多，佛教的人才也最整齊，如果有等級可分的話，第一流的大德高僧，都是集中在臺北的，但是比較起來，臺北的多好信徒，對於出家人的恭敬很虔，也許因為臺北的信徒也是第一流的信徒，兩相抵消以後，也就無所謂對於出家人的恭敬了。

晚上，自動前來參加晚課的在家信徒，擠滿了整個的大殿，修和法師要我同若虛居士。在晚課以後向參加晚課的信眾們結結緣，開示一點佛法。本來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但因天氣連日乾燥，加上旅途勞頓，我的嘴裡

，破皮處處，身體也很疲倦，所以婉辭了。

十一月四日

當我們從臺北出發之前，恩師東老人允許我們於任務完成之後，由臺東坐飛機返回臺北，讓我們兩個從未乘過飛機的土包子，開開眼界，所以不預備經過花蓮。但是我們從報紙上看到，自十一月一日起，花蓮至臺中橫貫公路的金馬號遊覽客車，開始通行，這便使我們改變了計劃中的行程。我們決定要觀光一下橫貫公路的風光。為了等着修和法師的現款，今天一個上午，又是我們的假期。

我們兩人，興致勃勃地到海邊沙灘上逛了一趟。海邊好多人在釣魚，我們不能不看到釣魚的人，不過我們的心情，正和漁人相反，當我見到其中的一位，緊張興奮地拉着釣竿，收着釣絲，看樣子準是一條大魚，我却默念七如來的名號。據說，凡見網釣射獵，念七如來幫助魚鳥走獸的脫險，有奇效。不一會那根釣絲斷了，若虛在旁，也鬆了一口氣。

在沙灘上的砂堆裡，一排排的海浪湧上退下之間，可以看到許多光怪陸離的大小各形石子，經過海水的潤澤，再經陽光的反射，色澤柔淨可愛，有翠綠色的，有乳白色的，也有鵝黃色的，還有黑白相間層次分明的。我曾有過經驗，這是光線透過水氣的幻色，當真拾起擦乾以後，也就原形畢露，不過是些普通的頑石而已。

所以我只看看算了。可是若虛居士的興趣很濃，他要揀些帶回家做紀念品，但他太胖，行動不夠輕便，不敢跳下去揀拾，看來頗有臨淵羨魚之情。不過這次的海邊之遊，若虛居士仍是滿載而歸，大塊小塊地捧了一大包，並且全部帶回了家，在路上，我幾次勸他甩了，免得累贅，他却堅持不肯，但我相信終究他會甩的。

飯前，修和法師給我們送了茶點糖果，午飯，又特為我們加了好幾隻上好質料的菜，臨行，我們要在佛前添香油，但被修和法師拒絕了，他說：「如果真要如此，我去臺北時，便不好拜訪你們了。」不但如此，他還給我們付了去車站的三輪車錢，這樣的待客，可謂週到了。

臺東往花蓮，車票價格，因其不通公路，故比縱貫線上為貴。這條路線我曾走過一次，但那是乘夜間的臥車，故對一路風光的欣賞，還算是初次。

火車道上，好幾段落，都在荒涼的處女地中通過，否則也是一些窮鄉僻壤，人民的住宅，都很簡陋。目前政府已在扶助農民去開發東部，不久以後，想必可以富庶起來的。

到達花蓮，已是傍晚時分。經驗告訴我們，一下火車，必需先買明天橫貫公路的金馬號車票買妥。總算不錯，我們去得雖遲，明晨六點半開出的金馬號，讓我們買到了。不過我們仍舊有些擔心，今天下午，綿雨陣陣，如在夜裡下了一場大雨，橫貫公路勢必坍方，交通阻絕之後，我們就要受困於花蓮了。

我們購買車票之時，雖有幾家旅館的接待團住我們拉生意，但我覺得，出家人總以往來為宜，廟上不受歡迎，再住旅館，那是不得已事，所以還是選擇了花崗山的東淨寺，那裡的會普信居士，我雖不曾見過面，但通過過信，這次出發之先，我還特為寫了一張明信片給他，說我即將東部一行，若過花蓮，當來拜訪。可是仍有一個旅社的接待，尾隨我們直到東淨寺，辜負他白白跟了一段路，心裡真有點抱歉。

會普信，我曾見過他的照片，那是穿的西裝革履，我在信函之中，也以居士稱他。這回見面，他却現了僧相，儼然長老的儀範，使我頗感莫知所措。但我反復一想，疑竇盡釋，中國僧人的服裝，自古隨俗，除了落髮剃鬚，與俗無別無二，後來朝代每每換新，人民服飾，也在逐朝變更，佛教的僧侶則依然故我。此有兩種原因：第一，僧侶與政治無何糾葛，沒有政治的欲望，少受政治的災殃，所謂俗降僧不降，這是僧侶超然於俗外的風格，所以服飾依舊；第二，僧侶不講究衣飾，不攀附時新，只求能够禦寒蔽體，不盼隨風流變革，所以直到現在，中國和尚的服裝，同二千年前的式樣，並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說得明白些，中國的僧裝，實即漢代的俗裝，那末穿漢代的俗裝，與穿近代的俗裝，觀感上雖有分別，本質上却無二致，我又何必為此執著？我個人雖不主張追隨時俗，他人的事，自有他人各別的理由。原來會普信居士，也是從小出了家的。故我見他之後，便改口

稱他老法師了。

他純然是一派學者的氣質。他的國語雖不標準，句句都還說得分清，緩慢的談吐，帶有一些磁性，雖屬初見，賓主之間，竟能談笑風生，這也是難得的，他說明年他就六十歲了，為了紀念六十壽辰，現在從事一本有關蘇東坡與佛教的著作。他特地帶我們參觀他的書房，並且出示那本著作的樣稿。

晚飯以後，天空放晴，他陪同我們去美崙的佛教蓮社，拜訪嚴持法師，他的目力，他的精力，都很健旺，帶著我們，在街後的黑暗中，轉彎摸角，盡是走的小路，而且走得很穩很快，他說：這是一條近路，比起繞走大路近得多。

正巧，嚴持法師，剛好是今天由臺北趕到，他是回到蓮社主持藥師法會的，蓮社的信徒在嚴持法師的領導下，都很發心，也很虔誠。見我去了，好幾位連友都來頂禮。以我個人來說，接受頂禮，是最難過的事，自問無智無德，那配受人頂禮？這也正是中國式的一種觀念，以為頂禮僧人，就是拜的和尚本人。實際上，並非如此，禮僧者乃是禮的僧格與僧相，而非禮的本人，僧為三寶之一，皈依三寶，自當禮敬僧相的，所以直到現代，西藏的喇嘛，南傳國家的僧伽，接受俗人禮拜之時，每每親若無睹，毫無一點「不敢當」的表情，甚至有人向他們禮拜之時，他們還在交互相語。還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豈有此禮，但那確是佛法的本質，也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永恒的虔敬，彼此間絕不

勉強，也不虛偽。否則禮者出於情面，受者於心不安，頂禮豈非多餘。

嚴持法師很客氣，他要我在蓮社晚課以後，向連友們講一次話，却被我客套地辭絕了，因為我與若虛居士，都想看看花蓮的夜景，並想買點東部的特產帶回臺北送人，再則，明天一天，我們要坐十二個小時的長程汽車，也應該早點回東淨寺去就寢。嚴持法師是個非常豪爽的人，不但沒有堅持著留我們，反而放下晚課，陪我們一同去逛夜花園。於是四個人，兩部三輪車，在花蓮市區，兜了一個鐘點，參觀了慈心院，城隍廟，媽祖廟等幾個地方，嚴持法師把我們送到東淨寺，還要趕著回他的蓮社，我們留他同住東淨寺，他却說：「不行啊！連友們還在等我哩！」他是一個忙人，百忙之中來陪我們，倒使我們不大安心。

十一月五日

東淨寺，本來是女眾的道場，即到現在，除了會普信實際主持之外，也都是些女眾，有兩位在客廳裡照顧我們的青年尼師，據說是在沙止靜修院讀過書的，所以東淨寺的總務與會計方面的事，也由她們負責，裡裡外外都有她們的工作，她們是够辛苦的，普信持住的言下，對她們的發心服務，不唯滿意，甚至還感到幾分驕傲。

談起臺灣佛教的尼眾，我有很多感觸。臺灣的佛教寺廟雖然不算太少，出家的男眾却並不多，出去走走，到處都可看到尼眾。而且，以本省省的督來憤說，男眾出家的，往往穿著時

俗的服裝，甚至蓄髮生子，毫不講求出家人的威儀，雖稱出家，實同在家無異；出家的尼衆，倒是規矩矩，最低限度，尚能保持著光頭和緇衣，這在末法時代是值得讚歎的。不過，出家的尼衆，往往沒有常住的根居，且多識淺文盲之輩，東走西跑，到處掛單，也到處去洗衣種菜燒飯，於是在生活勞作的需要上，男衆的道場，往往要用尼衆，僧尼同廟的風氣，也就因此形成（從本質上說，這是不正常的現象）。甚有尼衆出家而不知佛是何物者，也有人在她們多半沒有學的機會，也沒有學的能力，說來這是頗堪憐憫的事。再說，全省各地，已有數家女衆佛學院的舉辦，但卻造就不出第一流的尼衆人材。環境的限制及現實的誘惑，使她們無法更上一層。相反地，她們在佛學院裡三四年畢業之後，自以知識份子高人一等者自居，宏法的能力遠不足，驕傲的習氣却已有了餘。未受教育之先，都還發心工作，受了教育之後，反覺發心工作是對她們知識份子的侮辱。當然，其中還是有好的，比如東淨寺的兩位便是例外。

我不輕視女性，相反地我對女性的耐力，常常讚歎不已。不過就大體上說，一個女人多於男人的家庭社會或團體，總是衰微的現象，今日臺灣佛教的情形，也正如此。臺灣的人口比率，男人多於女人，臺灣僧侶的比率，竟是女性多於男性，此雖不算嚴重的危機，終究是個不得小視的問題。故我希望，男人要發心出家，女人則不必隨便剃頭，這是為了每一位個人着想，也是為了整個的佛教前途。因為女性隨意落髮出家後，竟又不知出家人的本質是為何物者，對其個人，對於佛教，都是一種無益的損失。

今天，我們要在六點二十分以前到車站剪票上車，東淨寺的人，也被我們影響了，五點三刻剛下早殿，便給我們開出了早餐。早餐以後，普信住持還那麼客氣，一定要把我們送到車站，走到車站以後，竟還連連對我們說：「真對不起，忘了沒有叫她們做些飯包或麵餅之類的東西，讓你們帶在路上吃。」其實我們打擾了東淨寺一晚，已經十分抱歉了。

六點三十分正，我們的金馬號，緩緩地開出了花蓮車站。根據花蓮的人說，我們在班車的前夕，能夠買到橫貫公路的車票，乃是我們的好運氣，通常花蓮當地人也要等上幾天才買得到哩！但是我們今天坐的金馬號，竟還沒有客滿。這就方便了我們了，我們要走橫貫公路，目的是在欣賞橫貫公路沿途及兩旁的風光，因為買票已遲，較前面或靠窗的位子，已經沒有或不够了，上車之時，我還有點懊惱。不料賽翁失馬，我們接近車後，車後却空着六個位子，故對我們頗得近水樓臺之利，我們雖只兩張車票，竟能自由調整變換於八個座位之間。尤其是我，右邊有風景，我便坐到左面的窗邊，左邊有風景，我便坐到右面的窗邊，如果距離太近，車速過快，未能飽覽足賞之時，我還可以回過頭去，向車後繼續瀏覽。而且金馬號的座位，是坐臥兩用的，坐着看累了，不妨躺下來看，車從山谷中前進，坐可俯瞰深谷，臥則仰望峯巒，瞻目暢懷，可謂盛矣。人們為遊記的作品宣傳，每稱讚了以後，無異臥遊勝景。但我覺得臥遊的情趣，只有坐在橫貫公路的金馬號中，最能得到具體的感受。

從花蓮出發，真正的橫貫公路，是由太魯閣開始，一進太魯閣橫貫公路上的最後一個隧道，車身便進入雙峯對峙的峽谷之中，金馬號上的服務小姐，都會受過專門訓練而且是非常優秀的，特別是這一位，生得不漂亮，但却落落大方。她給旅客傳遞畫報雜誌，也給旅客們在揚聲器中介紹沿途的景物，介紹之時，辭藻與音色也很優美動聽，令人有如聽取電台節目的輕鬆感，比如她向我們介紹：

「前面那座是長春橋，橋的左面，那座紅牆綠瓦，宮殿式的精美建築，便是橫貫公路上有名的長春祠，那是紀念公路工程中殉職榮民長眠的所在。長春祠的附近，還有兩個天然的山洞，一個叫『上天』，一個叫『入地』，到了這兒的人，不必再怕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

「這裡叫燕子口，春到人間，這兒就有成對成群的乳燕，呢喃飛舞，石壁上的點點洞穴，便是她們的香巢燕窩。可惜，現在不是春天，這一旖旎的風光，不能全部看見。」

餘如經過豐安吊橋的不動天王祠，白龍橋，九曲洞，合流等處，都有其娓娓動聽的介紹。

在我看來，由長春橋向裡向上而到天祥的中間，處處都有值得玩賞的景物，大有目不暇接之感，不過特為標出命名的地方，是它們的提綱挈領而已。但於遊目賞心之餘，又使我們不敢忘了，開發此一深山坦道並且因此殉職犧牲的人們。除了長春橋畔的長春祠，還有一座新石碇與一座新石碇銅像，新石碇銅像的右上側，還有一座頂天立地的紀念碑，上面刻著「橫貫公路合流工程處殉職員工紀念碑」一行大字。因為山路狹窄，僅容單行，故於新石碇頭設車輛通行的管制站，開放時間未到，我們下車看看。該處本叫白龍橋，為紀念工程中的一位名叫新石碇的段長，在此因公殉職，所以改名新石碇。為人類的光明，創造開發而至犧牲的精神，是值得吾人崇敬效法的，所以在新石碇半身銅像的座下，刻有錢穆先生撰寫的碑文，歌功頌德並激勵人文精神的開創與繼承。環顧四週的筆立奇峯，氣概確實峻險，甚至有其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威壯之力。在絕壁千仞的懸崖上，還刻有雄拔剛勁的「錦繡山河」四個大字，漆著鮮紅的色彩，我想單去雕刻這四個字的技術與功夫，已經足夠令人敬佩敬仰了，何況是一條長達二百四十多公里的橫貫公路！

「九曲洞」是橫貫公路上，峽谷最逼窄之處，車在行近之先，只見聳峙的斷崖當前，阻絕去路，行至近處，才看出斷崖之間，尚有一線灣灣曲曲，延伸而上，並且窄得不能再窄的谷縫，看來谷縫的最寬處，也只僅容一人通過。因為谷縫太窄，公路只好沿著谷縫的右側，順勢打洞而過。共有九個灣曲，故稱之為九曲洞。通過此處，因為形勢的壓力，實在太危險，除了服務小姐的報告，個個鴉雀無聲，穿出口，才始回頭看看，鬆一口氣。

「合流」是兩大山谷，向上分岔，向下會流的焦點，橫貫公路是東西交通的會流，所以也取「合流」兩字作其工程處的命名。合流處的谷道間，白石嶺嶺，溪水淙淙，頗饒奇趣。但我相信，每到滂沱大雨之際，兩谷山洪的急奔而下，在此會合的情勢必然壯觀，也必然可怕。

七點鐘左右，我們到了「天祥」。現在，有關方面，正在培植天祥，成為橫貫公路上的觀光勝地，目前已經有了一家古式古香，宮殿式的旅社，公路局的標準現代化的大型車站，也在興建之中。據說，當局已經擴建一塊，歡迎佛教徒去建築一座佛教的寺院，如果誰能發大願心，在天祥創建一個道場，的確是非常理想的，中國的風景與名勝，多數不能脫離佛教的淵源，此時此地，希望別把機會白白地放棄。兩年前有一位花蓮的居士，預備用二百萬元新臺幣在此建廟，但却迄今尚未兌現。橫貫公路上，沒有較大的平原，天祥算是比較大些的平坦面了。

天祥以上，越爬越高，嚴寒的氣息也隨着加濃，不過所走的道路已由接連的穿山洞，變成了盤旋迴轉於大山谷中，其中一個山谷，整整迴繞爬升了四十多分鐘，才爬過山脊而投向另一個高處的山谷之中，每一爬到山谷的頂點，下望來路，已似一根羊腸形的細線，再看谷底深處，如果患有心臟衰弱，準會使你暈倒。路是那末窄，車是那末快，山是那末高，下面那末深，只要司機稍一疏忽或汽車的機件失靈，車頭路微一偏，便會一滾到底。那時候，一車的人，毫無疑問地是粉身碎骨了。這比蘇花公路更加驚險。

「文山」以上，偶而遇到一些護路的工人，他們已穿上了衛身衣和大夾克。到慈恩山下車休息，我雖穿了毛線衣，仍覺寒意逼人。到達橫貫公路的最高點，合歡山，埡口站，看到站上的人員，都已穿了大棉襖，籠起雙手，打着呵呵，我們坐在車箱裡，還覺得，一出車門，簡直像是投進了冰箱。但是站上人員告訴我們，我們到達的時刻是十一點多，已是山上一天之中最為暖和的階段了，一過下午兩點，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冷得要受罪。並且捧出一隻結了冰的水盆給我們看，證明山上的夜晚，氣溫已經降到零度以下了。我吃不消外面的冷氣，趕緊坐回車箱，用手試摸一下窗上的玻璃，乖乖，冷得幾乎出奇。服務小姐告訴我們：合歡埡口的高度是海拔二千六百四十公尺。但向霧社去的公路支線，還有超過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段落呢。

埡口以前，尚有一事可記：「文山」以上「浩然亭」以西的一所「鶴壽居」，一棟紅色宮殿形的房子，孤零零地站在山谷裡，看來別有風味，它的主人是兩個山地人，一個是兒子，一個是母親，母親已是一百一十五歲，兒子也已九十六歲。陳副總統訪問之際，因受感動，特為捐款替他們母子兩人起了一座房子，便是現在的「鶴壽居」。今年春天胡適之曾為虛雲老和尚的一百二十歲，而大事考證和辯論，以此可證，人之長壽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埡口以西，可謂疾轉直下，下山的路，看來無多興趣，直到梨山，除了看看參天古木，便覺平淡無奇。十二點鐘到達梨山中點站。為何要叫梨山，我不知道，也許氣候近於寒帶，便以種植梨樹罷，在這附近，可以看到一株株嫩綠的梨苗，在山坡上幌幌搖搖。

車到梨山，讓旅客休息吃午飯，同時也在此換車，花蓬及臺中開出的車箱，雙方都以梨山為界限。今天開到梨山的，明天載着來客各返原站，也就是說一批乘客，要用兩批的班車，乘客一天走完橫貫公路的全程，車輛每天僅跑一半的單程。

梨山站是橫貫公路的交通中心，上面起了很多房子，有旅舍有餐廳，儼然一個小小的現代化的市鎮。我和若虛居士，在站上用了麵點，本來備有旅客休息室，但是山上天冷，室內沒有太陽，更加寒氣襲人，只好坐到外面曬太陽。

午後兩點，才從梨山開車，據說前面有了小小的坍方，路上有些困難，但已派護路人員搶修之中。下山的路，我已意趣不濃，加上乘車半天，午後直想昏昏入睡，但是服務小姐仍向我們時時介紹：「請由右面窗口看出去，那條公路是由梨山通往宜蘭的分線。」「右邊那條谷底的深溪，就是有名的大甲溪的上游。」

十八萬四千瓩，並可灌溉農田五萬公頃，那是遠東最偉大的水利工程。」總之從梨山以下，已無特別的勝境，有的多半是經濟建設及水利工程。餘如遠見以下的谷關，谷關以下的天輪，都是水力發電的重鎮，因我不懂，所以只有隨便望望，隨便聽聽。同時，下午這輛車上的服務小姐，音色不及上午的那位了。司機的技術也不及上午的那位平穩，尤其我是坐在車屁股上，顛頭簸簸地震得頭昏腦脹。因此，若虛居士對我說：「這一位司機，大概是走門路搞關係弄到橫貫公路的金馬號上來的。」車身好像醉酒似地，老是磕磕碰碰，歪歪斜斜，使得我們時時提心吊膽，神經老在緊張之中。同時下山的路上，塵沙太多，車身過處，揚塵撥土，上午那種清明爽朗的氣氛，已經不復見了。

車到東勢，夜幕已在徐徐下垂，但已走完了橫貫公路。由東勢經豐原到臺中，乃是平坦寬廣的柏油大路了。到達臺中，是六點一刻，一眼望去，早已萬家燈火。本想當晚乘車趕回臺北，但我以為如坐七點多鐘的柴油快車，到臺北再回北投山上，時間太遲了。於是，我們兩人，先把明晨往臺北的車票買好，又去慎齋堂打擾了一晚。

十一月六日

一早，張月珠居士，帶我們兩人去看了一下正在建築中的慎齋堂新址，地點已落郊區，看來，確是一個適於靜修的理想之地。上午十一點十分，我們又回到臺

藏經正編欠款姓名公佈

藏經正編印就已久，尚有二十四戶，欠款未繳總計達一萬九千二百八十四元，每次函催繳款，響應不理，或者地址移動，亦為可知。不得已而將姓名公佈，並希速即繳清欠款。續編藏經也於本年八月底結束，唯迄今欠款者竟達五十戶之多，總數為七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元。稍過些時，勢亦須將其姓名公佈。現將正編欠款姓名地址公佈如下：

邱紫英二百四十元 臺北市長安西路一段十二號 張梓香六百元 臺北市善導寺 顧光曜一千五百元 臺北市南陽街八號張彭新轉 嚴笑棠一千三百二十元 臺北永和中和路廿二號 章森奎二千二百八十元 三峽鎮大浦里聚字〇六〇九之二二號 意妙四百八十元 雙溪長安街十五號三忠寺 朱鐘琦二百四十元 三重鎮大同北路二巷二一號 黃文連一千八百元 臺中市合作街二號之一 邱伯鄰二百四十元 臺中市北區廬子里一號之一 陳海樹六百元 彰化市新生里新生巷五號 鄭昭木四百八十元 彰化市大同里太平街一號之一 林文達七百六十元 彰化縣永清鄉同安村西畔巷十五號 林修妙七百八十元 臺南市民族路四巷八號萬德隆 彌陀寺藏經會六百元 臺南市東門路 鳳山連社三百六十元 鳳山鎮三民路一〇二號 王傳成一千三百二十元 鳳山鎮三民

正續兩編 讓廉經藏

有意請藏諸方讀者，這是一最個好機會，希望速向臺灣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函洽。

印藏紀念樓 行破土典禮

中華佛教文化館，為影印大藏經歷史性之鉅製大業，經印藏委員會圓滿會議中，一致決議，建築印藏紀念堂二層樓房一座，擇地於中華佛教文化館左側，以資永久紀念，用為貯藏藏經，並作培養佛教人才之研究場所。現已於上(十一)月四日請孫清揚及張少齊居士前往參加破土開工。唯其經費全仗各界捐助，今雖破土開工，落成之時，尚視各方樂助經費來源的遲早多寡而定。

印藏委員會啟

本刊緊急啟事

本刊的費用支出，要算教內刊物中，最緊縮的一家，然而每每仍在入不敷出之中。我們很想就此休刊，可是許多熱愛本刊的讀者，希望我們繼續在艱困中奮鬥下去，以此，我們暫將再辦下去，直到人力物力，無以為繼的時候為止。但是，我們迫切的希望，接受贈閱的讀者，請你惠予訂閱，並請介紹親友訂閱，或訂贈親友閱讀。所費者區區，所惠者無量，既是求知，又是求福。為了節省，從明年起除作者之外，擬將酌減部份贈閱戶，並希鑒諒。

人生雜誌社啟

編後話

影印藏經期間，編者福薄，未曾恭逢參與盛舉，深感遺憾。印藏的圓滿出紀念事業，校服務，總算趕上了印藏的事業，即使這是末後的尾聲，却是一個完美的結。特別承蒙諸位大德，熱烈響應，為之題字撰稿，不但是給本刊的榮耀，更可看出印藏大業的偉大崇高。藏經已經印好了，但是藏經的功能乃在破邪顯正，又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所謂「經能供養，固應弘揚」，這普遍的在切的要求。希望諸位的人，否則能够隨分隨力地閱讀固好，自己也能借給他人閱讀或者鼓勵培植下一代閱讀。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才能真正得到真理的武裝，用作摧邪伏魔的利器。

人生雜誌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如
檀香山：泉

今餘楊定慧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